

Jiang Shuai Quan Zhuan

将帅全传

南北朝·南朝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将帅全传

南北朝·南朝宋

郑福田 可永雪 杨效春 主编

目 录

南北朝

南朝宋

刘穆之	(1)
檀道济	(5)
谢晦	(7)
王镇恶	(10)
朱龄石	(17)
毛修之	(20)
傅弘之	(21)
朱修之	(22)
宗悫	(24)
王玄谟	(26)
刘敬宣	(30)
胡藩	(35)
臧质	(37)
谢裕	(42)
王懿	(43)
范晔	(46)
沈庆之	(48)

沈攸之	(56)
薛安都	(61)
宗越	(63)
柳元景	(65)
柳世隆	(68)

南北朝之卷·南朝宋

南北朝战争不断，兵火连延。南朝相继有刘裕北伐和平叛之战，元嘉末刘魏之战、侯景叛梁之战；北朝相继有魏太武帝统一之战、各族百姓起义、东西魏之战和周统一北方之战。

本书收录南朝（宋、齐、梁、陈）将领四十二人，北朝将领二十五人。

刘穆之

刘穆之（？～417年），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今山东境内）人。他原是琅邪府（山东临沂附近）主簿。据说他在年轻时曾梦见和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同乘一条船行在海上，忽然狂风大作，船下出现两条白龙，二龙挟船而行，不一会便来到一座小山旁，两人下船来到小山上，见风景特别秀丽，感到身心舒畅无比。

后来刘裕攻克京城，问何无忌要一个主簿，何无忌便把刘穆

之推荐给他，刘裕听了他的介绍，点点头说：“我也早听说过此人。”便立即召见他。那天早晨，刘穆之隐约听见京城方向有喧哗之声，便出门信步来到田间小路，正好遇见使者来召，他凝思片刻，便连破旧衣裳也不换，辞别家人来见刘裕。刘裕见到刘穆之说：“我现在刚刚开始做大事，非常急迫地想找到一个军事上的官员，谁能胜任这个人选？”穆之说：“仓促之际，未发现超过我的。”刘裕说：“你肯帮我，我就成功了。”于是立即授与官职。

穆之跟随刘裕平定京邑，因刘裕刚到此地，所以诸大规定，都仓促立定，全是穆之来建立。于是把最重要的事情都派他办理，各种事情都向他咨询。穆之也竭尽忠诚，毫无保留。当时，晋朝制度松弛，豪族势力过重，加以许多政令、条例繁琐无序，穆之因地制宜，大加修正，不过十天，风俗顿改。他被任命为记室录事参军，堂邑太守，封西华县五等子。

义熙三年（407年），扬州（今扬州）刺史王谧死去，武帝应进入此地接管政事，刘毅等不愿让武帝进此地，商议让中领军谢混领扬州，或让武帝去丹徒（江苏丹徒）领州，于是派尚书右丞皮沉拿着这两种意见来让武帝选择。皮沉先见了穆之，说明情况，穆之假装去厕所，偷偷地写信给武帝，说：“皮沉刚到，他的话不能听。”武帝见了皮沉，先让他到外边逛一逛，把穆之叫进来，问他：“你说皮沉的话不能听，是什么意思？”穆之说：“当初晋失政，不是一天就如此的，加上桓玄篡夺，天命已移。您兴复皇室，功高万古。既有大功，就应有高位，位高功大，这样才能有威力。现在情势如此，你怎能自谦软弱，去做守防边镇的将领呢？刘毅、孟昶等人都是平民出身，共议大事，实为暂时相让，不是永久地定下位之尊卑，等到势均力敌时，必定相互吞并。扬

州是根本要地，不能给别人，以前给了王谧，实因权势所迫，今再给别人，便永远受制于人了。一旦失去把柄，再也难以得到，你不能犹豫，可入朝一起参与此事。你到了京邑，他便不敢不看你面而再给他人。”武帝听了他的建议，因此得到了扬州。

穆之又爱招待宾客，分布耳目探察人们议论之事，所以，朝野同异，他都知道，对武帝陈奏无所保留。有人讥笑他这种做法，他说：“我受公恩，义无隐讳，这正如张辽告诉关羽欲叛之事。”

武帝一举一动，都有穆之的限制，武帝写字一直很难看，穆之对他说：“这虽然是小事，然而要发布到四面八方，希望你留意些。”武帝不能经常留意，而且天赋有别，穆之又说：“你只要挥笔写大字好了，一字一尺见方也无妨。大了则显得丰满充实，看起来也很美。”帝听从他的建议，写字一纸不过六七字便填满了。

后穆之又任中军、太尉司马，加之丹阳（南京附近）尹。帝西讨刘毅，让诸葛长民监留府，怀疑他单独难以胜任，留下穆之辅助他。任命他为建威将军，置下辅佐官吏，配给军事实力。诸葛长民果然另有所想，而犹豫不决，让人问穆之为什么自己受到不够满意的对待，穆之说：“公出海远征，把老母弱子委托给您，哪能有些想法呢？”诸葛长民稍稍心安，穆之也优厚地待遇他。诸葛长民对亲属说：“人在贫贱时常想着富贵，而富贵了必会面临危机。我今想当个丹徒的平民百姓，也不能了。”武帝回来后，他俯身请罪，得到夸赞。

义熙十年（414年），穆之进升为前将军，十一年，又被任命为左仆射，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尹、领选等职依然担任。

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目览辞论，手答书版，耳听口答，互不干扰，同时并举。他因好招待宾客，所以从不自己单独进餐，每次到吃饭时间，宾客只有十来人回来，但做的饭依旧按照平时的数量，这是惯例。

十三年（417年），患了重病，十一月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当时武帝正准备和赵、魏作战，听到穆之死去的消息，悲痛万分，哀叹了好几天。因军心受削，只好撤兵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又追封穆之为南昌县（江西南昌市）侯。

后来武帝受禅之时，仍时常想起穆之：“如果穆之没死，一定能很好地帮我治理国家。真可说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追封穆之为南康（今江西赣州）郡公，谥号称文宣。

穆之年轻时，家里清贫，而他又喜好饮酒，无拘无束。好到妻子的哥哥家讨饭吃，多次被羞辱，而他并不觉得难为情。妻子很有见识，不让他去娘家。有什么喜庆宴会，总叮嘱他不要去，而穆之仍然前往，吃完饭还要槟榔。于是他妻子的兄弟便打趣道：“槟榔是帮助消化的，你总是忍饥挨饿，怎么忽然需要这东西呢？”妻又剪断头发买饭食，让兄弟给他吃好，自此以后再也不要对着穆之梳妆。等到穆之做了丹阳尹，要召见妻子的兄弟，妻子流着泪感谢他。他说：“我本来也没怨恨他们，所以也没什么可疑虑的。”等到酒足饭饱，他便令厨子积攒槟榔一斛（十斗为一斛）送给他。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帝驾车经过江宁的时候，甚至于在过穆之墓时，下诏祭奠，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檀道济

檀道济（？～436年），高平金乡（今宁夏境内）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少年即成了孤儿，平时讲究礼仪，侍奉哥哥和姐姐礼貌谨慎，并以此而为人们所称道。宋武帝建立事业时，他跟随平定京城，参与建立军制诸事，屡次被提升，作了太尉参军。

义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济为前锋，所到之处都望风降服。径直进了洛阳，当时有人议论说所抓获的俘虏，都应全部杀掉用来警示众人。道济说：“讨伐罪人抚慰民众，正好是在这种时候。”于是把俘虏全部释放回家。因此，中原一代百姓对他都产生好感，归从的人非常多。长安（今陕西西安）平定后，做了琅邪（山东境内）内史。后又被任命为护军将军，屡建军功。

后来徐羨之等要废掉庐陵王义真，把此事告知道济，道济不同意这样做，多次建议不可如此，终未被采纳。羨之等暗中策划想废除少帝刘义符，在事发的那天夜晚，他到领军府和谢晦过夜。当晚谢晦因心情紧张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而道济倒下便熟睡，谢晦因此对他十分佩服。文帝即位后，进封道济，他坚持不受封。后文帝诛杀徐羨之、谢晦、傅亮等，召道济统兵去讨伐，因他曾与以上三人一起参与废杀少帝，所以王华不同意派他去，而文帝却说：“那时他只是跟随别人而干此事，不是最主要的谋划人，现在安抚他派他用兵，他一定无所疑虑。”在道济来的第二天，文帝杀了羨之和傅亮，然后让他和中领军到彦之带兵西

伐，文帝问他有何打算，道济回答说：“当年我和谢晦一起北征作战时，入关的计策十有其九是他所出。他很有才略，很是英明；但他不曾孤军作战，所以实地指挥作战恐怕不是他所擅长的。我熟知他的智略，他详解我的勇猛。现奉命外讨，一定是不用临阵就擒获他。”当时，谢晦本以为道济一定要和徐羨之一起被杀，忽然听说文帝派他来讨，于是不战自败。此事之后，道济升调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

元嘉八年（431年），到彦之攻打魏，已经平定河南（黄河以南地），又失掉了。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向北占领地盘，转战到济水一带，魏军强盛，于是占了滑台（河南滑县）。道济当时与魏军作战三十多次多数都取得胜利，到了历城，双方对峙，最终因后方军资供应不足而还。当时降于魏的人都说粮食快吃尽了，于是士兵都担心害怕，意志不坚定了。道济于是在夜间大声地量沙子，用所剩甚少的米散在沙上。等到了白天，魏军都认为军资粮食有余，所以不再追击，以为是投降的人在胡说，所以都把他们杀掉了。

当时道济的军队又少又弱，所以士兵都很担心害怕，道济便命军士全身披甲，身穿白衣坐车慢慢地出营行走。魏军怕有埋伏，不敢进前，都回去了。道济虽然没有攻下黄河以南一带，但全军保全而还，雄名大振。魏非常怕他，画下他的像用来驱鬼。道济归来后又进升为司空，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

道济在前朝既已立下功勋，威名很大，左右心腹一起和他身经百战，而他的诸子又都很有才气，朝廷因此对他有疑惧之心。有人指点着他说：“谁知道他能不能成为司马仲达呢？”

文帝卧病在床好几年，多次几欲死去，领军刘湛把握朝政实

权，担心道济和他不能合作，加上彭城王义康也担心皇帝死后，道济将不再听人管制。十二年（435年），皇上重病危急，正巧魏军南伐，召道济进朝。他的夫人向氏对他说：“你功高名远，这是朝政之事中所忌讳的，现在无事相召，大难临头啦！”等他到朝，皇帝已对他表示疏远了。十三年春，将要被派遣回镇，到了河岸船还未出发，听到一种类似鹤鸟悲鸣之声。正值皇上病情恶化，义康假作诏书召入祖道，撤其官职，把他和几个儿子一起杀害。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道济死的那一天，建业（今南就）地震生长出白毛许多。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和道济的心腹之人都遭杀害。

道济被收捕时，怒气冲天，目光如炬，片刻便饮光一斛酒。接着他摘下帽子掷在地上说：“你坏了我的万里长城。”魏人听说他被杀，都说：“道济已死，江南那些人就不必怕他们了。”从此以后连年南伐，大有饮马长江之志。

文帝问殷景仁说：“谁能接替檀道济呢？”景仁回答说：“道济因屡建战功，所以获得那么大的名气，其余的人只是没有机会担此大任罢了。”文帝说：“不是这么回事，当年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而后来能继承李广的又有几人？”二十七年（450年），魏军打到瓜步（江苏六合县），文帝登石头城出神地向远方眺望，很是忧愁。叹息一声说道：“如果道济还在，何至于此呢！”

谢 晦

谢晦（390～426年），字宣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为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昶死，宋武帝刘裕问刘穆之：“孟昶

的手下辅佐之人，谁能够入选进我府里？”刘穆之举荐谢晦，刘裕便任命他为太尉参军。

宋武帝刘裕曾有一次审讯囚犯，那天早晨，刑狱参军得了病，武帝便叫谢晦前来代替他。谢晦在途中车上匆匆浏览一遍讯牒，便仓促办公。相府多事，案件积压如山，晦随审随断，酬对无失，从容如流，武帝大为惊奇，当天就任他为刑狱贼曹，又屡次升迁做到太尉主簿。他曾从征司马休之，徐逵之战败被杀，武帝刘裕又急又怒，要亲自披甲登岸，各位将领建议阻止，终不听从，反而更加恼怒。谢晦抢上前去抱住武帝，武帝大声叫喊：“我杀了你！”晦答道：“天下可没有谢晦，但不能没有您，我死了有什么关系呢！”恰好胡藩登岸，敌军撤退，这才罢休。

谢晦长得英俊倜傥，善于谈笑，眉目分明，头发胡须黑似墨漆。他颇懂文义，博学多识，群僚不及，武帝对他十分爱赏。跟随武帝出征关、洛，武帝对他特别信任，于是把里里外外的重大任务都委托给他办理。武帝彭城（江苏徐州市）宴会，命纸笔赋诗，谢晦唯恐武帝有失，起来进谏武帝，随即代作一首：“先荡临淄移（临淄在山东淄博市），却清河洛尘，华阳（今安徽南部）有逸骥，桃林（此指一地名）无伏轮。”于是群臣都作诗一首。当时谢混也正值风华正茂为江左第一，曾和谢晦一起在武帝前，武帝看着他们说：“一时顿有两玉人！”

刘穆之派人和他商量事情，谢晦常常意见不一致，刘穆之十

分生气，说：“您还有回来的时候么？”武帝想让谢晦做从事中郎，征求刘穆之的意见，刘穆之坚决不同意，因此，刘穆之去世之前他始终未有调迁。等到刘穆之病亡的消息传来，武帝哭得特别伤心，不停地说：“我失去了一位贤友啊！”谢晦当时正好也在，闻讯大喜，自入参审。于是，他被调任从事中郎。宋朝正式建立后，任为右卫将军，加封侍中。

武帝听说咸阳（今陕西境内）沦没，想再次北伐，谢晦进谏说兵士已很倦怠，于是作罢。武帝登城北望，慨然不快，就令群臣诵诗，谢晦朗诵王粲的诗说：“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武帝听了泪流满面而不能自止。等到武帝正式受命，在石头（今安徽境内）登城，备法驾入宫，谢晦带领游军负责戒备。被封中领军，武昌县（今湖北鄂城）公。在少帝废时，徐羨之让他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封都督，是想让他居外为援。考虑到文帝到后，兴许会任用他人，所以先作出这种决定，而且把精兵旧将，都配置给他。文帝即位之后，谢晦担心不能脱身，很是惊慌。等到被派出新亭后，回望石头城大喜地说：“今天终于能脱身啦！”进封为建平郡公，他考虑再三后，坚持推辞。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他深结侍中王华，得以免祸。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元嘉二年（425年），派妻子和长子世休送女还都。在此之前，景平（423年）间，魏军攻取河南一带地方，扬言到此要杀徐羨之等同时讨伐谢晦，而且扬言北上。傅亮写信给谢晦，说道：“攻打河朔，事还未完，朝野之虑，忧惧很多。”当时朝廷处分异常，谋划很大部分泄露。三年正月，谢晦弟弟黄门侍郎谢朏派人骑马送信给他，谢晦还不尽相信，和谏议参军何承天商量，何承天说：“蒙将军您对我平

时照顾周到，常想报答您，事变已发，怎敢隐情。但明天戒严，动用军法，恐怕难以行通。”谢晦惊慌失色，忙问：“你是想让我自裁么？”何承天说：“还不至于如此，朝军还未到来。粮资富足，能够自给。先应付一下，出走也不晚。我不想等死，那样就辜负了先帝的照顾，你看怎么样？”又说：“朝中派来的外监幼宗还未到，如果再等两三天没消息，便是不再来了么？”何承天说：“其事已判，别再怀疑了。”谢晦想要烧毁南蛮兵籍，率兵决战。七人多劝发兵，晦问众将：“战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蛮司马周超说：“不只是守城，如有外敌，也还立功。”司马庚登之请求解除司马职，谢晦即命周超为司马。

文帝杀害徐羨之及谢晦子、弟子、兄子，谢晦知道后，先为徐羨之、傅亮举哀，再为子及弟子凶闻。然后带兵二万从江陵出发，原以为檀道济也会被杀，不料朝中委他来和自己作战，于是望风而败。谢晦乘小船回江陵。后被杀害。临死，兄子作诗说：“伟战横海鳞，北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晦续之，说：“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其女披发光脚与他作别说：“父亲啊，大丈夫应横尸战场，怎能狼藉都市。”说完晕倒，行人为之落泪。晦死时三十七岁。

王镇恶

王镇恶（373～418），北海剧（今山东境内）人。祖父王猛，字景略，有文才武略，兼任苻坚的将相。父亲名王休，为河东太守。

镇恶五月五日出生，家人因为按习俗这个日子是不吉利的忌日，所以想要把他送给别家养活以免对本家族有害。王猛见了很惊奇，说：“这个孩子非同一般，当年孟尝君恶月生而作了齐国宰相，这个孩子也将振兴我们家族啦！”所以给他起名叫镇恶。在他十三岁那年苻氏败亡，关中扰乱，流寓在外。他曾寄食于浞池（今河南浞池）的李方家里，李方对他很好。他很是感激，便对李方说：“如果将来我遇到英雄主，要取万户侯，一定要厚厚地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李方回答说：“你是丞相之孙，人才如此，还担心不能富贵？到那时，希望你能用我作本县的县令我就满足了。”镇恶读过许多兵书，喜欢议论军国大事，而骑射不很擅长，力气也不大，但他意略纵横，果决能断。

广固（今山东益都）之战，有人向宋武帝刘裕推荐王镇恶，帝便下诏要接见他。到达之后和他交谈，顿时对他刮目相看，留下他过夜，第二天早晨武帝对各位大臣说：“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啊！”就封他为青州治中从事史，行参中军太尉军事，署前部贼曹，后屡战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

武帝谋划想讨伐刘毅，王镇恶说：“公若有战事，请赐给我百条小船作前驱。”九月，大军西讨，调任镇恶为参军事，加振武将军。武帝派镇恶带领龙骧将军蒯恩乘百条小船作先头部队，当天是那个月的二十九日。武帝告诫他说：“如果敌军知道我军去攻打，等到军队到达时，也不会太久，你到了那里之后，深加

筹画，能够进攻，就烧他们的船舰，而且把船停在水边，等我到来。慰劳百姓，宣扬诏文。问罪只有一人，其他的人都赦无罪。如敌军不知道消息，没做什么防备，那就能打便打。现在去，只说是我准了他的请示，派他的从弟兖州刺史刘藩来了即可。”

王镇恶领命，昼夜兼行，十月末，离江陵城（今湖北江陵）还有二十里地了。

王镇恶一路只假称是刘兖州西上，刘毅信以为真，不知是来偷袭他。到了豫章口镇恶舍船步行，蒯恩车行在前，他紧跟着。小船上留一两个人，对岸船上竖六七面旗，下辄安一鼓。对所留人嘱咐道：“估计我快要到达城了，则不停地猛击鼓，造成一种后面有大车的假象。”又安排一部分部队在后，让他们烧江津的所有大小军用船只。镇恶径直向前袭城，对前边的军队说：“如有人问是什么人，就说是刘兖州来了。”津戍卒和百姓都说刘藩来了，未产生怀疑。

离城不到五六里了，遇上刘毅要将朱显之带着十多匹马和兵，还有步行跟从的几十人，要出江津。问是什么人，回答：“刘兖州来了。”朱显之拍马上前问刘藩在哪儿，回答说：“在后边。”朱显之不见刘藩，而军队都带着武器，望见江津的船舰已被烧，烟火冲天，而鼓声震动不止，知道不是刘藩来了，立即拍马回去报告刘毅：“外面来了一支大军队，好像是从东方来的，部队前头已到城了，江津船都被火烧啦！”于是急忙下令关闭各座城门。王镇恶也骑马冲了进来，士兵爬城而入，门还未来得及关闭，所以能够打开大城东门。大城之内，刘毅共有八支军队，带兵八千，已经做好戒备。蒯恩进了东门，便折回向北而击射堂，前攻金城东门。王镇恶入东门，便直击金城西门。分军攻金城南

门。刘毅金城内东众旧将，还有六队千余人，西将直吏快手，还有二千余人。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西边的人退散和归降的大致都完了。镇恶入城，便趁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和东门。又派人把诏书、赦文和武帝手书共三封信件拿给刘毅看，刘毅愤然烧毁不看。金城内也不信武帝亲自到来。有一个人叫王桓，家在江陵，以前因杀死桓谦，为武帝所提拔，常在左右。这时率十余人帮助王镇恶作战。下午四时左右，在金城东门北三十步地方凿城做一大洞，王桓领先钻进洞里，王镇恶紧跟在后，后面跟随的有许多，所以短兵相接作战更为激烈。王镇恶的兵和刘毅杀来的将士，有的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戚的，镇恶令他们边战边说话，大家都知道是武帝亲自到来，人情离散。大约在一更，听事前阵散溃，斩了刘毅的勇将赵蔡。刘毅左右兵仍关闭东西门抵抗作战，王镇恶担心黑夜里作战会自伤，于是带兵出来，绕金城，开其南面，以为退路。刘毅担心南面有伏兵，三更时，带左右三百来人开北门突围而出。开始时，刘毅所骑的马在城外不能进入，仓促之间寻不着马，刘毅便去儿子刘肃民那里取马，肃民不给。朱显之对他说：“人家在追杀你父亲，而你却爱惜马不给他骑，你现在自己逃跑，想要到哪里去呢？”于是夺过马给刘毅。刚一出来，正遇见王镇恶的军队，冲突而不能出去，回来冲突蒯恩的军队，士兵已经作战一天，都觉疲倦，刘毅才能从大城东门出来跑到牛牧佛寺，自缢而死。王镇恶身中五箭，射中镇恶手中所拿的矛，在手中折断。江陵平定以后二十天，大部队才到达。王镇恶因此战有功而封为汉寿县子。

南地少数民族有位大帅向博抵根占据阮头这块地盘，屡次兴作凶暴之事，王镇恶去攻打他。临走，他告诉刺史司马休之，

请求休之派兵以为声援，休之派他的将朱襄带兵帮助王镇恶。正好遇上武帝西讨司马休之，王镇恶于是对诸将领说道：“百姓都知道官军已上，朱襄等又是个贼人，里外受敌，坏了我的事啦！”于是带兵连夜东下，江水迅急，眨眼间行了几百里，到达之后，用竹笼盛石，堵塞水道，朱襄军下，夹岸击之，斩了朱襄的头，杀千余人。王镇恶性贪，破了朱襄，趁机停车抄掠诸蛮，未有及时返回。等到了江陵，司马休之被平定已完，武帝很生气，没有按常例按时召见他。王镇恶笑着说：“只要让我见一见主公，我就放心了。”武帝不久登城唤镇恶，镇恶能言善辩，有口才，随机应变，于是武帝才消了气。镇恶又带兵追击司马休之，直到边境返回，被任为游击将军。

十二年（416年），武帝北伐，调镇恶为谘议参军，领前锋。临出发，前将军刘穆之在积弩堂见王镇恶，对他说：“您这次出征，定要坚定信念。当年晋文王委派伐蜀的大任给邓艾，现在也委任关中之任给您，一定要成功，别让我失望。”王镇恶说：“不攻下咸阳，发誓不再回来！”王镇恶进入敌境，战无不胜，大破虎牢和柏谷坞两地。又进军浞池（今河南浞池），到老朋友李方家去拜访，见了他的母亲，厚加酬赏，当即任命李方作浞池令。又派将攻弘农，攻克了之后，生擒太守，但仍释还让他任太守职。潼关（今陕西东部）方到，伪大将军姚绍率众抵抗，深造高桑来把守。王镇恶孤军远来，后备供应不足，与敌军相持很长一段时间，将士们缺少粮食，于是他亲自到弘农监督百姓缴租，百姓争先恐后地送交余粮，军队粮食才又变得充足。开始时，武帝和王镇恶等约定好，如攻下洛阳，一定要等到大部队到达，否则不要轻率向前。接着王镇恶等进军潼关（今陕西东部），被姚绍抗拒

在外不能进入，而军队又缺乏粮食，于是急忙报告武帝，武帝当时正在黄河岸边，索虏屯据黄河岸，军队也不能向前。武帝招呼王镇恶派来的人开船的北窗，指着河上的敌军对他说：“我告诉他千万别轻意向前进军，而镇恶不听轻率地深入。岸上这样情势，怎么能派军呢？”王镇恶有了义租，姚绍又死于疾病，抚军姚赞代替姚绍职位继续固守，人力物力更励于前，武帝到了湖城后，两军交战，姚赞引军后退。于是大军到了潼关，商量进取之计，王镇恶请求带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水之上，被王镇恶手下将领击退。王镇恶军所乘的都是本军的艨艟战舰，人全在舰内，羌族人见船舰在渭水逆着水流前进，船外看不到划船人和坐船人，北方之地向来没有船只，所以都大惊失色，认为是神。王镇恶到达目的地，让将士们吃饱，便弃船上岸。渭水水流湍急，眨眼之间，船舰都随流而去。当时姚泓驱兵在长安城下，还有几万人。王镇恶抚慰士兵说：“你们各位全家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城北门外，离家万里，而船只衣粮，都已随水漂走，难道还有什么求生之计！只有决一死战，可以立大功，否则，谁也活不成啦！”于是身先士卒，大家也知道没有退路，所以都勇往直前，姚泓军队一时奔散，长安城陷落。姚泓挺身逃走，第二天，带妻子儿女归降。城内有六万多户，王镇恶对大家宣扬国恩，抚慰民心，纪律严明，百姓渐安。

武帝将要到来，王镇恶在灞上奉迎，武帝慰劳他说：“成就我的霸业的，真是您啊！”王镇恶拜了两拜辞谢说：“这是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有什么功劳呢！”武帝答道：“您想学冯异。”这时的关中特别受到注意，物资丰富，仓库殷积，王镇恶尽情地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武帝因他功大，也不加过问。进号

征虏将军。这时有人向武帝报告，王镇恶攻下长安后，把姚泓的专用车子藏起来，恐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野心。武帝便秘密地派人偷看那辆车子放在哪儿，结果发现车子放在墙边没人管，而车子上原来装饰的金银玩物，都被摘取光了。武帝听说原来如此，于是放心。

武帝留第二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镇恶以征虏将军领安西司马之职。等大军东还，当时强盛的西虏佛佛便侵犯北地，刘义真派中兵参军沈田子抵抗，但终究难以战胜，于是派人还报王镇恶。王镇恶当着沈田子派来的使者的面跟长史五修说：“主公把十几岁的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应各竭其力，而拥兵不进，怎能平定寇虏？”使者回去后，把王镇恶的话告知主人，沈田子很是恼怒。王镇恶的祖父王猛，北人都把他视为诸葛亮。而入关之功，又以王镇恶为首，当时的人们都很怕他。沈田子峽柳之战获胜，威名振动三辅，而与王镇恶争功。武帝在临走前，留下沈田子和王镇恶，而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不能反乱成功，是因为有卫灌等人。俗话说得好：“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余人还怕王镇恶？”因此两人常有猜心，彼此防备各有吞掉对方之心，此时听了使者的回报，沈田子便起了歹心。王镇恶率军出北地，和沈田子相会，而被杀于幕下，当时王镇恶四十六岁，他的兄弟也被杀害七人。刘义真、王修等听到消息急忙赶来，沈田子称王镇恶谋反，王修抓获沈田子，杀了他。这一年是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418年）。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青州刺史。武帝受命称帝后，追封他为龙阳县侯，并且抚恤亲属，谥号为壮。

朱龄石

朱龄石（？～418年），字伯儿，沛郡沛（今江苏沛县）人，出身于将帅世家，伯父朱宪和朱斌都是西中郎袁真的将领。桓温讨伐袁真，朱宪和朱斌兄弟俩暗中勾结桓温，被袁真发现，勃然大怒，当即把他们兄弟俩斩首示众，朱龄石的父亲朱绰急忙逃路，投奔桓温。等到袁真战败被杀后，朱绰则挖出袁真的棺材重戮其尸，以泄仇恨。桓温对此十分生气，要杀了他，桓温的弟弟桓冲苦苦为他请罪开脱，这才免于一死。朱绰因为桓冲对自己有救命之恩，所以像对待父亲一样地对待他。桓冲死时，朱绰悲痛万分，吐血而死，桓冲的儿子则对待朱龄石如亲兄弟一般。

朱龄石少年时期喜好武事，很轻佻，不拘小节。朱龄石有舅父蒋氏，朱龄石让他躺在卧室的一头，他剪一块一寸见方的小纸，帖在舅父的枕头上，自己用刀子在远处投掷，相距八九尺远，百投百中。舅父虽然害怕得直发抖，但因为惧怕朱龄石，所以一动也不敢动。舅父的头上长了一个大瘤，朱龄石在舅父睡熟时，悄悄地潜入他的卧室，用锋利的刀子把那个瘤子整个儿割下来，舅父痛得大叫，血流不止，不久就死去了。

朱龄石原为殿中将军，常追随桓修兄弟，为桓修的抚军参

军。宋武帝刘裕攻克京城后，任他为建武参军。朱龄石跟从武帝到江乘作战，战斗临开始，朱龄石对武帝说：“我家世代受到桓氏的保护，恩情厚重，现在跟随您和桓氏作战，我不忍心兵刃相向，我请求在军队的后头。”武帝见他如此重视义气，所以允许了他的请求。战后，他被封为镇军参军，作了武康县的县令。

丧乱之后，武康县的姚系祖招聚一伙亡命之徒，专门抢劫偷盗，无所不为，郡县都很惧怕他们而不能攻打取胜。朱龄石做了此县的县令以后，便假装和姚系祖友好，召他做参军。姚系祖仗自己的兄弟徒党强盛，认为朱龄石一定不敢对自己怎么样，于是他大大方方地出来应召。朱龄石于是得以接近他，经常想方设法请他吃饭，装作和他十分亲密，继而也熟知了他的手下主要人物，于是也千方百计地暗中和他的心腹之人结交，于言谈中探知他们所居之所的各种设置的通道路线，于是在掌握了详密材料的基础上，采取步骤。他有一天找借口把姚系祖请到家里来参加宴会，事先在庭院室内各角落布置下武士和兵卒，等到把他灌得半醉之时，发出命令，左右埋伏的士兵一起上前把他斩首。然后立刻率领众兵骑马冲进他的家里，掩其不备，还未等里面的人反抗，已经杀了姚系祖的兄弟，杀了几十人，把这伙贼人一网打尽，从此整个郡里安定平安，不似从前。朱龄石不仅善于领兵作战，而且对于各种官职也很胜任，武帝对他很是赏识，和他关系十分亲密。因他平定卢循有功，而被任西阳太守。

义熙八年（412年），武帝西伐刘毅，朱龄石跟随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九年，派各路军队伐蜀（今四川境内），任命朱龄石为元帅，带领二万余人，从江陵出发。当初，武帝和朱龄石密谋出兵之计，说：“刘敬宣当年出黄虎（从外水），无功而退。

贼人认为我军这次应该从外水去，这样的话，敌军定预料我军一定出其不意，仍从内水来，按我的想法判断这次的敌人一定派重兵守驻涪城（四川绵阳），以防备内道。如果去向黄虎，正中了他的下怀。现在用兵力的主要部分从外水取成都（四川成都市），使其怀疑兵出自内水，这才是制胜的妙计。”而考虑到这个决定张扬出去，敌军会有时间考察其虚实，于是另外写了一封信，密封好后交给朱龄石，在信封边上写着“到白帝（四川奉节）再打开。”各路军队虽然向前进发，却不知具体作战路线。

到了白帝后，打开信，上面写道：“众军都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取广汉，让羸弱兵众乘十多只战船从内水直向黄武。”谯纵果然在内水做的防备，派他的大将谯道福守卫涪城，派秦州刺史侯晖、仆射谯诜等屯兵于彭摸，夹水为城。十年（414年）六月，朱龄石到了彭摸，七月，朱龄石带领刘钟、蒯恩等在北城斩杀了侯晖和谯诜，朱枚到广汉又打败谯道福的一支军队，谯纵奔逃涪城，巴西人王志把他斩杀，而且抓获了谯道福把他在军门斩杀。不久后，武帝想要伐蜀，于是挑选一位元帅，他愿意让朱龄石担任，众人都认为朱龄石资名还轻，恐怕难以胜任，武帝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终任他为帅，把大军的一半分给他，而且把猛将劲卒都配分给他。臧熹本是敬皇后的弟弟，此时也受命听从朱的指挥。这次作战朱龄石果然大获全胜，于是众人都叹服武帝善于发现人才，同时也赞叹朱龄石不负众望，因此次平蜀之功封他为主城侯。

十四年（418年），桂阳公义真被征，他任朱龄石为雍州刺史，督关中诸军事。朱龄石到了长安，义真便发兵，结果大败于青泥。朱龄石也被迫举城奔走，最终被杀。

毛修之

毛（375～446年）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今河南荥阳）人。祖父毛武生，父亲毛瑾都是刺史。

毛修之少有大志，读了许多史书，善于骑马射箭，精通音乐诗词，桓玄对他颇为赏识，他作为桓玄的手下将领，受到很大的敬重，他被任为屯骑校尉。后来他跟桓玄西奔，引诱他进了蜀地（指四川境内），使冯迁得以杀掉桓玄。武帝刘裕任命他为镇军谘议，调为右卫将军。因为斩桓玄有毛修之的功劳，而且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在蜀，所以，武帝想以之为外助，对他频频地授予荣耀的爵位。

等到毛修之的父亲毛瑾被谯纵所杀，武帝让他做龙骧将军，配给兵力派他奔丧。当时益州（今四川成都）刺史鲍陋不肯进讨，毛修之报告了此事，武帝令冠军将军刘敬宣伐蜀，无功而退。谯纵由此送毛修之伯父、父亲及中表丧柩口累都得以归还。

后来刘毅西镇江陵，毛修之虽然是刘毅的手下将领，但更深地结交武帝，所以等到刘毅兵败之后，他得到了饶恕。那时，朱龄石被派遣伐蜀，毛修之坚持要去。武帝考虑到毛修之到了蜀地会大肆屠杀，而且本地百姓也对毛氏有怨恨，也会以死自卫，因此最终没有答应他。

毛修之不相信鬼神，无论到了哪个地方，一定要烧掉那里的庙宇，那时蒋山庙中有许多特别好的牛马，他就全部夺取，据为己有。他守卫洛阳，修建城垒，武帝到来，对他大加赞赏，赐给

他好多衣服玩器，当时价值能达到二千万。

王镇恶死后，毛修之代为安西司马。桂阳公义真败，被赫连勃勃所擒。赫连勃勃灭后，入魏（即北大魏国）。毛修之在洛阳，敬事道士寇谦之，寇谦之为魏太武帝信敬，对他大加赞言，加以保护，故不死。毛修之曾经做羊肉汤进奉魏尚书，尚书认为味道绝美，把它献给太武帝，太武帝喝了觉得非常满意，高兴万分，任他为太官令，对他倍加宠爱，又封他为尚书，光禄大夫。

后来朱修之被魏俘虏也受到宠爱，毛修之问他：“南国当权者是谁？”朱修之回答：“是殷景仁。”毛修之笑道：“当初我在南方时，殷景仁还小着呢，我归罪之日，便当巾幗到门。”于是整整一年不忍打听家乡的消息，过了很长时间，才打听一下。朱修之对他的询问一一做了答复，并说：“贤子元矫很善于料理事务，被人们所称赞。”毛修之听了伤心的说不出话来，眼望前方发了好一阵子呆，这才长叹一声，说：“唉！”从此以后再也不作寻访。

当初，北方逃荒的人对文帝说毛修之劝诱魏侵扰边疆，并且教给在南方的各种风俗礼制法律等等，文帝对此非常在意，觉得不满，心里暗暗地责怪他。后来朱修之得以回来，详细地陈说情况为毛修之开脱，于是文帝的心病才去。毛修之在魏有许多妻妾，子女非常多，所以他最终死于魏，时年七十二。

傅弘之

傅弘之（377～418年），字仲度，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人。他年少时期便性情倜傥胸怀大志，是本州的主簿，他曾被推

举为秀才，但没有正式承认。

桓玄将要篡位正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大将庾仄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起兵，袭击雍州（今陕西境内），刺史冯该逃跑。傅弘之那时在江陵（湖北江陵市），和庾仄哥哥的儿子庾彬谋划要杀害荆州（今湖北南部）刺史桓石康，来和庾仄呼应。庾彬的从弟庾宠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告诉了桓石康，桓石康便收捕庾彬杀掉他，把傅弘之也收捕入狱。桓玄因为傅弘之并非创谋之人，又是白衣无兵众，所以，不问他罪放了他。后来，他讨伐桓石绥有功，被任为太尉行参军。

武帝刘裕北伐，傅弘之等七军从武关地区非常迅速地带兵进据蓝田（今陕西蓝田），招怀晋、胡。傅弘之善于骑马，武帝来长安（今陕西西安），傅弘之在姚泓驰道内，着装骑马表演或驰或骤，往返有二十多里地之远，技艺十分高超，羌胡围观观众人数千，看了都惊叹不已。他刚一上马时，把马鞭的柄策，挽到两腿内，下马时，柄孔仍然存在。

后傅弘之又大破徐师高和佛佛伪太子赫连环。义真东归，佛佛倾国追击，在青泥地区展开了激烈大战，傅弘之身披铠甲，气冠三军，结果军败陷没，他至死不降，于是佛佛剥光他的衣服，他叫骂着被杀。那年他四十二岁。

朱修之

朱修之，字恭祖，义阳平氏（今河南境内）人。曾祖父朱寿，为晋平西将军，祖父朱序，为豫州刺史，父亲朱谌，为益州刺史。

朱修之原为州主簿，后升迁为司徒从事中郎，文帝对他说：“您的曾祖父当年是王导丞相中郎，现在您又做了王弘的中郎，可以说是不辜负你的祖辈啦！”后来他跟随郗彦之北伐，郗彦之回，留他镇守滑台，被敌军围困，几个月后，粮食吃光，将士都烤老鼠吃，最后被敌军攻陷。开始时，朱修之的母亲听说儿子被围困很久了，常常为此担心，忽然有一天，她的乳房涌流出乳汁，于是大惊失色，转而号啕大哭对家里的人说：“我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忽然又有了乳汁，这是不祥之兆啊。是我的儿子出事了吗？”后经打听，朱修之果然在那一天陷没。

朱修之战败被俘，拓跋焘赞赏他守节不渝的气概，让他做侍中，并且把宗室女儿嫁给他，朱修之暗中谋划南归，妻子觉察，心怀疑虑，常常泪流满面地问他有什么想法，朱修之对她的深明大义很敬佩，最终没有告诉他。后来鲜卑族的冯弘称燕王，拓跋焘讨伐冯弘，朱修之跟随作战。有一个人叫徐卓，也暗中策划带领南人反叛，事情被发现而被杀。朱修之惊慌失措，投奔冯弘，而冯弘却没有看重他，并不对他以礼相待。在冯弘那里呆了一年，宋派传诏到这里，朱修之因名位权高，传诏见了他就下拜，这个国家敬重传诏，称之为“天子边人”，见他对朱修之如此尊重，于是才对朱修之以礼相待。当时，魏多次伐冯弘，有人劝说冯弘派朱修之回去求救，于是把他派回。他漂洋过海到了东莱（今山东掖县）忽然刮起狂风，船舵折断，挂上一条长绳，船才又摆正方向。海师望见有鸟在飞，知道岸已不远，果然不一会就到了东莱。

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反叛，发书征召朱修之起兵，朱修之假装与他意见一致，而派人偷偷地报告孝武帝，刘义宣听说此

事，便让鲁秀做雍州刺史去攻打襄阳（近湖北襄樊），朱修之下令断马鞍山道，鲁秀不能通过，只好退兵。后刘义宣兵败被竺超民抓获，朱修之到了，便杀掉了刘义宣，因为这次平叛有功，他被封为南昌县侯。

朱修之治身清俭节约，凡是赏赐赠送给他的东西，他一样也不接受，偶尔接受了，也不收为己有，只是和左右官士一起看看而已，便用于公事。他每到一个新的镇守之地，也是秋毫不犯，只是盘算牛马用草等，用自己的私钱去买来。然而他性情过于俭克，于是对待亲人便少有恩情，他姐姐住在乡里，饥寒交迫难以维持生计，朱修之却从未对她有过照顾。有一次他去那里看望姐姐，姐姐想要气一气他，便给他做了极为简单的菜汤和粗饭，朱修之不但未生气反而说：“这是贫苦人家的好饭食啊！”吃饱喝足而去。在此之前，新野的庾彦达做益州刺史，管辖朱修之姐姐那一方，分出自己俸禄的一半来供养她姐姐，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称赞。

朱修之后来有一次坐车外出，所驾的牛受惊失控而跌落在地折脚受伤，从此不能独立走路，特地配给扶侍。他死后，赠侍中。谥号贞侯。

宗 恂

宗恂（？～465年），字元千，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的叔父宗炳，性情高尚，不曾做官。宗恂年少时，宗炳问他有什么志向，宗恂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宗炳听了说：“如果你

不富贵，必将破我家门户。”

宗悫的兄长宗泌娶妻，刚刚入门，夜里便遭到抢劫，当时宗悫年仅十四，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和贼人格斗，只见庭院里刀光剑影，十几个人对付一个少年，而不得近前，拼杀了好久，宗悫把这伙贼人打得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进得了屋，最终都气急败坏地仓惶逃走。那个时候，天下没有什么战乱，所以士人都以文义为业，叔父宗炳一向高节，故子女和跟他的人都好学，而只有宗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里众人所称道。

江夏王刘义恭为征北将军，宗悫曾跟他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从兄宗绮为征北主簿，有一次宗绮入京办理公务，而给吏牛泰与宗绮的妾私通，宗悫发现后，斩了牛泰，从兄宗绮回来后问明情由，很欣赏他的侠义，没有对他表示任何责备之意。后来宗悫做了补国上军将军。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伐林邑，知道此消息，宗悫自告奋勇请行，刘义恭举荐宗悫，称他是有胆量的男子汉，于是他被任命为振武将军，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攻区粟城。林邑派遣大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檀和之派偏军和来者作战，被打败。又派宗悫，宗悫则分兵几路，偃旗潜进，大破敌军，仍攻打区粟，进入象浦。见形势急迫，林邑王范阳迈全国出动来抵抗来兵，让大家整装赶着象群冲杀过来，一眼望去，不见边际，气势颇盛，宗悫的士兵不能抵挡，大败而还。宗悫说：“我听说在外国狮子为威服百兽的动物之王，我们何不用一用它。”于是发令制造狮子的模型，用以敌象。第二天作战，果然大象见了狮子惊骇奔逃，于是军队大乱，纷纷溃散，于是宗悫一鼓作气攻克了林邑。入林邑后，收其异宝奇珍，不可胜计。而宗

恚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文帝对他十分佩服。

孝武帝即位后，任他为左卫将军，孝建年间，升调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在此之前，乡人庾业家富侈，侯服玉食，招待宾客，必为山珍海味，而招待宗恚时却给他安排了粟饭素菜。还对客人们说：“宗恚是个军人，习惯于粗茶淡饭。”宗恚吃饭而退，没有说什么。此时庾业是宗恚的长史，带梁郡，而宗恚并不计较前嫌，对他十分友好，如同亲人。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竟陵王刘诞谋反，宗恚请求去征讨他。孝武帝准许他的请求，并停车慰勉他，宗恚高高地跳跃达好几十次，左右众人面面相觑，孝武帝大喜，认为他勇猛非常，必立大功。刘诞听说宗恚要来，欺骗他的将士们说：“宗恚要来帮助我作战啦！”等到宗恚到后，骑马绕城大呼：“我是宗恚。”此战之后，他被任命为右卫将军。

大明五年（461年），他外出打猎，从马上跌落在地，把脚摔伤不能到朝中办公，被封为光禄大夫。

宗恚有一条牛，养得特别健壮，朝中派人下来选牛，看中了这一条，要高价收买，宗恚爱惜不肯出卖，于是被免了官。第二年，又复了原职。

废帝即位，任命他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封都督。他死后，赠号征西将军，谥号称肃侯。

王玄谟

王玄谟（388～468年），字彦德，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祖父王牢，是慕容氏的手下大将，官至上谷太守，随慕容德居于

青州（今山东青州）。父亲王季，早年死去。

王玄谟幼年时期就与众不同，世父王蕤有赏鉴别人才的眼光，常常笑说：“这孩子气概高亮，有太尉彦云之风。”宋武帝到徐州，和他交谈，也认为他很一般。

元嘉（424年）年间，补长沙王刘义欣镇军中兵参军。常常诉说自己北侵的计划，帝对殷景仁说：“听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等到大规模北侵的时候，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军队占了石高石敖之后，经商议，王玄谟向滑台（今河南滑县）进军，结果围了好几十天也未能攻下。魏太武帝拓拔焘自来救滑台，他号称率兵百万，战鼓擂动之声，震撼天地，浩浩荡荡而来。王玄谟的军队人数并不少，所用武器也特别精严，只是他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开始围城时，城内多是茅屋，大家都请求用火箭烧，必能取胜，而王玄谟却说：“那样会损失我军的军实。”所以最终没有采纳火攻的建议。于是，城内存便迅速拆除了茅屋，而挖地成穴做成窟室。等到魏救兵将要到来，大家又建议发车为营，而王玄谟又不听从，使得将士们都很不满。他还谋求货利，一匹布索取人八百斤梨，因为这种做法而倍失人心。于是魏太武帝带兵来战时，众士兵都不做顽强抵抗，而是纷纷逃散，整个军队所剩无几。这次失利，使得辅国将军萧斌十分不满，要处斩他，沈庆之苦苦请求免罪，对他说：“佛狸威震天下，拥兵百万，哪能是王玄谟所能抵挡得了的呢？现在您杀戮战将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这可不是好主意啊！”萧斌这才赦免了他。开始，王玄谟即将被问罪处斩，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位白胡子长者对他叮嘱说：“你只有默诵《观音经》一千遍，才能免于非命。”于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后，百思而不得其解，于是，当晚他又做了一

个梦，那位长者又到面前，王玄谟于是问他：“我怎样才能够背诵一千遍啊！”长者于是教他《观音经》，他专心地跟着记诵，直到背得特别熟练，这才告别长者。醒来之后，他便不停地默诵此经，直到千遍。第二天他被押往刑场即将被斩，他仍默诵不止，就在正要用刑的那一刻，忽然来人传布命令停止行刑，将他释放，派他去驻守石碣。江夏王刘义恭为征讨都督，认为石碣不可守，召他回来，被魏军追杀，王军大败，王玄谟被流箭射中胳膊。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回到历城，不久之后，刘义恭给王玄谟写信说：“听说您因败为成，臂上的伤，该是金印之征么？”

南郡王刘义宣和江州刺史臧质谋反，王玄谟和柳元景南讨，军驻梁山，夹岸筑垒，水陆待之。刘义宣派刘湛之打臧质，陈军城南，王玄谟留老弱病残守城，调动全部精锐兵力作战，敌军大败。王玄谟被加封都督、前将军。中军司马刘冲之对孝武帝说：“王玄谟在梁山时，曾和刘义宣通谋。”孝武帝不能明察此言是否真实，于是给他加了个罪名，免了他的官职。

不久之后他又复职，做了宁蛮校尉，雍州（今陕西境内）刺史，加封都督。雍州一带侨迁流动人口很多，王玄谟上奏孝武帝说他所统管的侨郡没有明确的界线，新旧杂乱，应该加以合并，这个建议被批准。于是合并郡县，使之便于管理。而百姓当时并不愿意这样做，加上当年王玄谟又下令九品以上交租，以便贫富相通，于是境内的人都很不满。人间传出谣言说王玄谟想要谋反，当时柳元景当权，他的弟弟柳僧景发兵要讨伐王玄谟，王玄谟下令内外保持镇定和安静，使百姓静下心来，一面派人急忙拜见孝武帝，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孝武帝知道那只是谣言，派王

书吴喜公去抚慰他，而且对他说：“我相信你，七十老公谋反还要求得什么呢？你还是笑容依旧吧，这也只是想让您伸展一下眉头罢了。”王玄谟生性严肃，不苟言笑，人人都说王玄谟眉头从未舒展过，所以被孝武帝拿来打趣取笑。

孝武帝喜好侮辱群臣以取乐，按照大家的相貌特征，分别取个绰号来形容。他把胡须浓密的称之为羊，颜师伯缺牙齿，便称之为齿彦，刘秀之俭吝，便呼之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身体肥硕，下拜起来很费劲儿，他就在每次聚会之时，便赐给他许多东西，看他跪下谢恩时费力的样子，以此取乐，又令人用木头刻一尊他父亲的像，送到家中，而王玄谟被他当作“老伧”。凡是这些称谓，各种文书记录都使用。孝武帝还曾为王玄谟写了一首四时诗，诗中写道：“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餐。泡酱调秋菜，白菰解冬寒。”

不久王玄谟又任平北将军，那时北方闹饥荒，人们饥不择食，他便散发私粮十万斛，牛千余头来救济百姓，后又作领军参军。

孝武帝刘骏死后，他和柳元景等都受到重用，他被委任以外监事之职，他由于耿直严正不被所容，一度被贬职。后少帝掌权，杀了颜师伯、柳元景等人之后，征召王玄谟为领军，妻子儿女都劝他称病不去，王玄谟说：“我受先帝厚恩，哪能害怕有灾祸就苟且偷生呢？”于是便去应召。到了朝上，他多次直谏，而且流泪请求少帝减免刑罚废除死刑以安民心，少帝听了大怒。

明帝即位后，对他以礼相待，当时四方都在反叛作乱，王玄谟为大统，领水军南讨，因为脚有伤，出入都得乘坐车子。王玄谟生性严克少恩，而将军宋越更比他苛刻，军士当中传着这样的

歌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不久他被任为车骑将军、领护军，被封为南豫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在他八十一岁那年，病逝，谥号庄公。

刘敬宣

刘敬宣（？～415年），字万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祖父刘建，是征虏将军，父亲刘牢之，是镇北将军。

一、在家至孝 在国家至忠

刘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哭泣，使得远近的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辅国将军桓序镇守芜湖（今安徽芜湖），刘牢之和他共同商讨军事，往来频繁。四月八日那一天，刘敬宣看见众人灌佛，就取下头上戴的金镜为母亲灌，边灌边哭泣，不能自己。桓序见了，十分感动，他叹息着对刘牢之说：“您这个儿子既然是家中至孝之子，将来也一定是个国家的忠臣。”

隆安二年（398年），王恭以诛司马尚之兄弟为名起兵京口（今江苏镇江），那时刘牢之是王恭部下，王恭派他为前锋。这时太傅司马道子写信给刘牢之，细说利害关系，劝他率兵反王恭。刘牢之把刘敬宣叫来，对他说：“王恭先前承蒙先帝殊恩，今依仗自己高贵身份，只是用兵使气。我不知道他这次征伐取胜之后，能不能真的忠心耿耿地拥戴天子。现在我想以正讨邪，你认为可行不可行？”刘敬宣说：“现在朝廷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祸乱，

但王恭乱用兵众，气势凌人。您和他既不是亲骨肉，又不是君臣关系，虽然在一起做事时间不长，但意见总不一致。现在征讨他，恐怕不合情理。”刘牢之到了竹里，先斩了王恭的大将，然后派刘敬宣还京袭击王恭，王恭正在出城炫耀自己的军队，刘敬宣的骑兵横挡袭击他，顿时全军溃散。不久刘敬宣做了谏议参军，加封宁朔将军。

当时刘牢之又是元显的征虜军事，元兴元年（402年），刘牢之南讨桓玄，元显为征讨大都督，日夜饮酒作乐，他放纵骄淫，很不得民心，每次宴会，刘敬宣不喝酒，在他开玩笑时都无所酬答，元显对此十分不满。当时朝廷微弱，四方之扰，刘敬宣每每感慨自己处境的艰难，而当时刘裕屡破敌军，功劳显著，名声益响，所以刘敬宣就深结刘裕，两人交情十分深厚。

这时桓玄又写信劝说刘牢之收留自己，刘牢之想司马道子昏庸，元显淫凶，平定桓玄之日，正是政治大乱的开始，不如借助桓玄，杀掉各个掌握实权的势力，然后再利用人对桓玄的不满，诛杀桓玄，这样自己就可以立功建业了。于是想要答应桓玄。刘敬宣知道这这件事，劝说父亲道：“现在天下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于您和桓玄。而现今桓玄有三分天下的野心。一旦放纵了他，使他控制朝廷，一等有了威望，就难以对付了。董卓之变，将生于今。”刘牢之大怒说：“我还不明白现今攻取桓玄易如反掌？但平定了桓玄，让我那骠骑怎么样呢？”（当时元显已进号骠骑将军。）于是收留桓玄做了他府中的谏议参军。

二、忠诚得召 功成自退

桓玄得志之后，杀害了元显，废了司马道子，以刘牢之为征

东将军。刘牢之和刘敬宣谋划一起袭击桓玄，约定好明天早晨行动。可第二天早上恰好大雾，府门晚开，太阳很高了，还不见刘敬宣到来，刘牢之猜测计划泄露了，于是率部下赶往白洲，想要逃奔广陵（今江苏扬州）。而刘敬宣还京口迎家，刘牢之找他找不到，料想已被桓玄抓获，于是上吊自杀。刘敬宣奔丧之后，就求救姚兴，姚兴给他符信，让他在关东地区自己小规模募兵，得数千人，又回到彭城，收聚故兵。但和桓玄作战终未取胜，众兵离散，于是他和与他联合作战的高雅之等人都投奔鲜卑的慕荣德。

刘敬宣一向精晓天文，他预知一定有能兴复晋室之人。不久的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泥土团成丸状而吞服入腹，第二天醒来之后，惊喜地说：“丸，即桓，我吞了丸，莫非是我要能见到本国的兴复了么？”于是他便结交势重之人，想谋划灭了慕荣德，推举司马休之为主，而刘雅之又要把刘轨也吸收进来，刘敬宣不同意，对他说：“刘轨现受慕荣德的重用，况且年纪已老，我看他有安齐之志，一定不会参与此事，决不可告知他。”高雅之认为不然，便告诉刘轨，刘轨果然不同意。既然秘密已经外泄，便几个人共同商定只有杀掉刘轨而去。到了淮、泗间，正好遇上宋武帝刘裕平定京口，他下诏书召刘敬宣，左右怀疑刘裕有诈，劝他别去，他说：“我自己知道这必为真实，下邳不会诱骗我的。”立即骑马回到京师，被任为辅国将军。这一年，是安帝元兴三年（404年）。

当初，刘毅年少时，为刘敬宣的宁朔将军。人们都称赞刘毅是雄杰之才，刘敬宣说：“非常之才，应该别有调度，哪能如此就认为这个人是人中豪杰呢？他性情外表宽厚而内心狭窄，自己

不注重修身而自负不凡，一旦能有用武之地，也只能是最终自招灾祸。”刘毅听说此事，心中十分忌恨他。等他在江陵时，知道刘敬宣回来，就派人刘裕说：“刘敬宣父子，并不曾忠心辅佐国家，今又不见有什么忠义之为。猛将劳臣，正需酬报，像刘敬宣这类人，令其靠后一些安排才对。听说您已授予给他掌管州郡之权，实在是放心不下。”刘敬宣知道了，心里更加不安。安帝反正之后，刘敬宣自己上书请求辞职，得到准许，赐给他宅宇，每月给钱俸三十万。武帝刘裕多次带他驾车游玩赴宴，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所赐钱帛车马及玩器贵服谁也无法相比，他女儿出嫁，赐钱三百万。

三、忠义易见 避祸难逃

宋武帝刘裕对他想予以重任，故让他尽快立功。义熙三年（407年）派刘敬宣伐蜀，博士周祗上谏，他认为“道路遥远而无军资难以充足供应，毛修之家仇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现在二位将军甘心赴敌，而不以国家大计为重，这是不妥当的。”帝不听从。刘敬宣到了距离成都五百里的地方就吃光了粮食，又贪了流行病，只好归还。有司上奏免了他的官职。

五年，武帝伐慕容超，任他为中军谘议参军，取得成功，又任左卫将军。刘敬宣性情宽厚，善于礼贤下士，而且多才多艺，弓马音律，无所不通。尚书仆射谢混多才而自负，很少与人交结，和刘敬宣相识后便对他无礼不施甚是亲密。有人问谢混说：“您从不轻易与人交往，而对刘敬宣相敬相亲，这是怎么回事？”谢混回答：“孔文举礼待太史子义，天下难道有人对此非议吗？”

刘敬宣伐蜀失败而归，刘毅想以重法惩治他，武帝已经决定重任他，何无忌又说不应以个人私怨而伤害将士，刘毅虽然最终没有报复刘敬宣，还是对武帝说：“一生的老朋友，怎可一味地信任呢？光武失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你应当谨慎啊！”刘毅出京到荆州（今湖北境内），对刘敬宣说：“我想请您做长史，难道有被辅佐的意思么？”刘敬宣害怕要遇实祸，托此事告知武帝，武帝笑着说：“只是让您平安无事，您不必过虑就是。”

武帝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军事，给刘敬宣写信说：“刘毅专横拔扈，自取灭亡，谋权势力都快要消灭尽了，天下将要太平安定，富贵之事，将和您一起分享。”刘敬宣说：“我常常提心的是福过灾生，实在是想避盈居损。富贵的想法，我是不敢有啊！”于是把诸葛长人的信呈交给武帝，武帝对王诞说：“万寿（刘敬宣字万寿）果然不负我望，实在是忠臣啊！”

十一年（415年），进号右军将军。当时晋朝的宗室司马道赐为刘敬宣参军。正值武帝西征司马休之，而司马道赐便间中勾结同府的辟闾道秀、左右小将王猛子等谋反。司马道赐自号“齐王”，举兵呼应司马休之。王猛子取刘敬宣的刀杀害了刘敬宣，文武佐官立即讨伐谋反杀人的司马道赐、辟闾道秀和王猛子等，把他们就地处斩。在这以前，有一天刘敬宣夜晚物群僚宴饮，空中突然掉下一只草鞋，恰好掉在刘敬宣吃饭的盘子上，长有三尺五寸，已经被人穿过，鞋面的耳鼻间都要磨坏了。不久，他就战败了。发表的时候，武帝亲临，哭得非常伤心。

胡 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今江西南昌）人。从小就成了孤儿，居丧时因悲伤过度而伤害了身体，因此而为人们所称道。太守韩伯见了他，对胡藩的叔父胡少广说：“您的这位侄子一定会以义烈成名。”州府征召他，他未应召，等到两位弟弟到了成年婚事办完，他才做了郗恢的征虏军事。这时候殷仲堪是荆州刺史，胡藩外兄罗企生为殷仲堪的参军。胡藩经过江陵（今湖北江陵市），探视罗企生，见到了殷仲堪，和他谈话时对他说：“桓玄意趣不常，你们对他过于放纵了，这可不是长久之策。”殷仲堪听了很不痛快。胡藩回来后对罗企生说：“倒戈授人，必遭大祸，不早些离开，以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后来，桓玄袭击殷仲堪，胡藩为桓玄后军军事，殷仲堪战败后，罗企生果然因为是他的手下而被杀。

胡藩改任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宋武帝刘裕起兵，桓玄战败想要出逃，胡藩拉住马说：“现今羽林射手还有八百，都是西人旧故，一旦舍弃了，再想回来还能得到吗？”桓玄只是以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桓玄于芜湖（今安徽芜湖）。桓玄见了胡藩高兴地对张须天说：“您的州里仍能见到好多士人，今又见到了五修。”后来桑落一战，胡藩失败，船只被烧，他只得穿着铠甲入水，在里面走了三十多步，才登上岸，从此回家不再参与战事。

武帝刘裕早就听说胡藩对殷仲堪直言其想对桓玄尽忠尽

节，于是征召他为镇军军事。让他从征慕荣超，慕荣超屯兵于监胸，观察完形势，胡藩对刘裕说：“现在贼军屯兵于城外，留守的兵力必定不多，我们先去攻取其城而斩其旗帜，这也就是韩信当年战胜赵的办法。”武帝刘裕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他和檀韶偷偷地前往，很快攻城得胜，慕荣超的军队见城被攻陷，顿时奔走溃散，回去保守广固（今山东盖都）。武帝刘裕乘胜追击，包围了广固，在将要攻取此城的那天晚上，忽然有一只奇怪的鸟像鹅一样大，苍黑色，急飞入武帝帐内，众人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唯独胡藩非常高兴，他向武帝祝贺说：“苍黑之色是胡人那地方的颜色，胡人归我，这是大吉之祥啊！”第二天早上攻城，果然很顺利地就攻下了。后胡藩又随军征讨卢循，频立战功，被封为吴平县王等子。

不久，胡藩又被任为鄱阳（今江西北部）太守，跟从讨伐刘毅。当初，刘毅产生野心，对武帝有所怠慢之时，胡藩曾请求杀掉刘毅。他问武帝：“您认为刘卫军在您之下吧？”武帝说：“您看呢？”胡藩回答：“如果论起豁达大度，功高天下，带百万之众，从天下之望，刘毅当然不如您。但如果谈到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为豪杰，加以炫耀，缙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刘毅可不在您之下啊！”武帝说：“我和刘毅都有战功，他的过错并未鲜明地表现于众，不能自相残杀。”而到了这时，武帝又想起这件事，于是对胡藩说：“当年要是听从了您的建议，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麻烦了。”

后来又从征司马休之，又做了参军。徐逵之战败全军覆灭，武帝大怒，当天就从马头岸带领军队迅速地渡江，片刻也不停，但是渡过江水，江津岸尽是峭壁，高有数丈，司马休之临岸摆阵，

使得武帝军无法登岸。武帝喊胡藩令他先上，胡藩面有难色，武帝大怒，令左右斩胡藩。胡藩不受命，回头看着大家说：“宁可上前送死。”于是用刀头穿岸，只能容得下脚趾踏上，跟随的人渐渐增多。等到登了上去拼命战斗，打败了司马休之的军队。

他又从伐关中，很受信任，领任太尉军事，统领别军到河东地区去作战。那一天正好刮大风，狂风把装载军用器械、粮草、服装、营帐等军用物资的船只刮走，一直漂流到了北岸，魏军把这船用绳拉到岸上。胡藩非常气恼，带领左右十二人坐小船径直那里。魏军骑兵五六百，见胡藩来了都大笑起来。胡藩善于射箭，登岸拉弓，应弦而倒十多人。魏军惊慌逃跑，胡藩收回所有东西带人回来。后又派胡藩追魏军，魏军几万人团团包围了胡藩的军队，而胡藩军队总共不足五千人，但在他的带领下，奋力拼杀，终于打败对方获胜。武帝还彭城（今江苏徐州）后，任相国军事。因他平定司马休之和广固之战有功，所以被封为阳山县男。元嘉年间，任太子左卫率。死后，谥号为北侯。

臧 质

臧质（？～454年），字含文，年少时喜欢鹰犬，善玩蒲博意钱的游戏。他身高六尺七寸，高颧骨突下巴，秃顶卷发。他最初是世子中军参军，曾经到护军赵伦之那里，但赵伦之名位已重，没有收留他，臧质遭到拒绝，十分恼怒，他站起来大声地说：“大丈夫各以老姬做门户，何至以此中相轻。”说完拂袖而去，赵伦之发现他不是个一般的人，立即觉得有点后悔，赶紧让人拦住

他，自己给他道歉，请求他留下来，但臧质对此只是冷笑一声，仰首而去。

后来臧质做了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军参军，但他平时举止轻薄毫不检点，受到文帝的嫌弃，把他降职为事中。因会稽长公主总是为他说好话，才又做了建平太守，在他在任期间，很受当地蛮楚少数民族的拥护，后又屡次升迁。臧质年仅三十出头，而屡居名郡，涉猎文史，处理公务熟练无差，有气概，好谈兵事。文帝认为这个人可以委以重任，便让他做了徐州和兖州（两地都在江苏境内）两州的刺史，加封都督。但因他行为过于无束，奢侈浪费，滥施命令，而被有司检举，费了好大的周折，才被赦免。臧质和范晔、徐湛之等交情深厚，范晔谋反，以为臧质一定会和他一起举兵，恰好事发，他于是又做义兴（今江苏宜兴）太守。

二十七年（450年），他调任为南谯王刘义宣司空司马。在他未上任之时，正值魏太武帝围困当南（今河南东南），镇守那里的陈宪一边坚定地抵抗一边派人告急求援，文帝便派臧质轻装便马独往安蛮司马刘康祖处求救，结果两人带兵一举打败围军。后来，太武又带军数十万向彭城，文帝以臧质为辅国将军北救，他带军刚到盱眙（今江苏盱眙），太武已过了淮河。二十八年（451年）正月，魏太武帝北返，全力攻打盱眙，他到了臧质处便跟他要酒喝，臧质十分高兴，便自己撒了一泡尿让士兵封好送给魏太武帝，自己得意洋洋地笑着等士兵回来报告魏太武帝的反应。太武帝在帐中等得正着急，忽报对方军中派士兵来送酒，他十分高兴，叫进来一看只是一只葫芦，心中暗骂给得太少，打开封口喝了一口，才发现是人的小便，勃然大怒，立即令人斩了来兵，然后立即集合队伍包围全城，并且一夜之间筑起围墙。臧质

又给太武帝写一封信，上面说：“你没听见童谣里怎么唱的吧？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冥冥之中此已决定，并不是人所能改变的。我受命来灭您，您自己来送死，我岂能放过？假如我不能杀你，你也得死于我手。你如有幸，则会被乱兵所杀；你若不走运，则把你活捉，把你驮在一只驴的身上，把你送到都市。你再英明出众，难道还能胜过苻坚吗？这几年来你不断发展只是由于你还未饮长江水，还不到卯年罢了。”（当时，魏地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从。”臧质的信引用的就是这支童谣。）魏太武帝看罢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做了一张铁床，在上面布满大铁刺，他抬着这张床咬牙切齿，对左右说：“等到破城抓到臧质，就一定让他坐上去。”臧质又写信给魏军，声称要购斩太武帝，代价是封万户侯，且赏赐布绢各一万匹。

魏军用钩车钩垣楼，臧质命令军士用绳子从里面拴住钩车，数百人一起喊着口号拉它，使得钩车不能再退回去。然后等到夜间，臧质令士兵跳进大木桶里，拴好绳子，悬挂着顺城而送到外面，然后跳出来截住钩车而把它夺过来，使对方军士纷纷奔散。第二天，魏军又用冲车来攻城，但因城墙的土非常坚密结实，每冲击一次，只能冲落不过几斗数量的土。魏军见如此不能攻取，只得全兵赤手往上爬登，掉下去后又有人接着向上攀，没有退缩的。而城里的人也只有把守城墙来抵挡，杀伤了上万人，城墙外面死的人将近和墙一起高。这样战了一个多月，死了士兵的大半部分，太武帝屡攻不成，只好暂时作罢而归。文帝对臧质这次守城的成功非常满意，对他大加赏赐，让他做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第二年，文帝又北侵，派臧质率主力军队做

先锋，臧质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出发，而且他还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库中现金六七百万，被有司检举，而文帝并未对他问罪。

后孝武帝即位，自己总揽内外大权，而臧质只是把他视为少主，于是各种刑政庆赏，不再报告朝廷而自己做决定，自以为是一世英杰。他当初看见国家的混乱局势，便心存异谋，因刘义宣易制不整，而想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便致拜称名。臧质和刘义宣虽为兄弟关系，但年纪相差大约十岁，刘义宣大吃一惊，问道：“您拜我这是什么意思？”臧质答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时刘义宣已推崇孝武帝，并无他心，所以他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常常担心此事泄露风声，等到了新亭，又拜江夏王刘义恭。刘义恭也大吃一惊，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臧质回答说：“天下屯危，礼异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

恰逢不久刘义宣对孝武帝产生不满情绪，臧质赶紧趁此机会秘密写信给刘义宣，根他述说当时朝廷的局势，引诱他自己决定怎么办。臧质的女儿是刘义宣的儿子刘惊的妻子，所以刘义宣想臧质一定不会和自己心怀两种打算，就动了心。而且刘义宣的心腹之将蔡超、竺超人等都怀有野心，也极力地劝诱刘义宣，臧质又敦促儿子臧敦去劝说刘义宣，刘义宣决心终于下定，于是派人送信给豫州刺史鲁爽，和他约定在孝建元年（454年）秋天同时举兵。

而鲁爽却当时就起了兵，派人到京都报知弟弟鲁瑜，一同反叛。鲁瑜的弟弟鲁弘是臧质的府佐，孝武帝派人火速报告臧质杀鲁弘，于是臧质只好仓促起兵，派人报知刘义宣。孝武帝派抚军

将军柳之景带王玄谟等屯兵于梁山洲柳、王带军到后，在两岸构筑起偃月形的营垒，水陆待之。柳元景檄书宣告，而刘义宣也紧接着到达了。江夏王刘义恭给刘义宣写信说：“当年桓玄借兵于仲堪，就和今天差不多。”刘义宣因此对臧质有了疑心。臧质进计说：“现在派兵一万去攻打南州，在这种安排下则梁山中绝，有一万人拖住王玄谟，他必然不敢轻举妄动，我则乘船去外江，直向石头，要出其不意，这才是上略。”刘义宣要采纳他的建议，他的门客颜乐之说：“臧质如果再夺城，到了那时候，则大功都让他抢去了。应该派手下部队自去取之。”刘义宣派心腹刘谶之跟着臧质摆军于城南。王玄谟留下羸弱之人守城，把精锐兵力全部派出作战。薛安都骑兵做先锋，垣护之督诸将跟接而出，于是大败刘义宣军。臧质找刘义宣欲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而此时秘密已泄露，他惊惶失措，就跑到寻阳（今江西九江），焚烧了府舍，车载妓妾入南湖，过了几天后，饥饿难忍，就采摘莲子当饭吃，等追兵到来的时候，就扯下一推荷叶，每个人都严严地盖住脑袋，身子沉入水里，只留出鼻孔露出水面呼吸。追兵到达之后，到处寻找，终于发现了这一片荷叶并非长在水中，而是根茎翻露于水面，再仔细观察，便明白这些荷叶不是随风而动而是自己在随着下面覆盖着的水纹而晃，于是军主郑俱儿拉弓搭箭，瞄准而发，正好射中臧质的正中心，士兵们纷纷乘船赶来，一阵乱砍，把尸体砍得不见完肤，肠胃都流淌出来，缠绕在水草之间，附近的水被染得鲜红。队主裘应斩下臧质的头，交回建业（江苏南京市）。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上奏，按照当年王莽的先例，用漆漆封他的头而储放于武库，孝武帝下诏准许。

谢 裕

谢裕（？～416年），字景仁，父亲谢允，谢晦是他的从父。宋武帝名刘裕，谢裕名与他同，所以避讳只称其字。谢裕幼年为其从祖父谢安所了解，最初为前军行参军。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没有不投奔于他的门下，只有谢裕没做理会，所以他升迁很慢，年纪到了三十才做到佐著作郎。桓玄杀了元显，见到谢裕，对四周坐着的众人说：“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于是任他为黄门侍郎，后又领骁骑将军。

谢裕这个人博闻强识，善于叙述前言往行，桓玄每次和他谈话都永不觉厌倦。桓玄出行，殷促文、六节之徒都骑马跟从，而让谢裕陪坐于车边。当时宋武帝刘裕还是桓修的抚军中兵参军，有一次刘裕到谢裕那里商量事情，谢裕和他交谈得特别投机，所以留下刘裕在家里吃饭，边吃边谈，当他们正吃到一半时，桓玄派人来召谢裕，谢裕把来人打发走，又接着吃，但桓玄性情急躁，不一会又派人来，谢裕仍不肯去，于是来叫他的骑兵不断地到来，一个接着一个，刘裕再三请求他快去见桓玄，谢裕就是不肯，说：“主上等得急了，也应体量别人，我要陪客人吃饭，他就不能稍等一会儿么？”竟然安然坐定吃饱喝足然后才会应召，刘裕对此十分感动，视之为知心。等到后来建业（今江苏南京）平定，谢裕和文武百官见面时，刘裕对大家说：“这是名公的后代！”于是他做了刘裕的镇军司马，又做了车骑司马。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要征讨慕容超，朝中百官都认为不可，刘毅当时镇守姑孰（安徽当涂县），坚决劝阻刘裕，认为“苻坚侵境之时，谢太傅也不亲自出征。宰相远出，实为倾动要本之举。”而唯独谢裕说：“您虽已建立了很高的功业，而德刑还未树立起来，应该推亡固存，广振威略。平定之后，再养精蓄锐，建设百行，哪有纵敌贻患的呢？”刘裕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在北伐时，刘裕也以根本为重，做了周密安排，对谢裕加以重用。十一年（415年），谢裕为左仆射。

谢裕一生严谨整洁，他住的房屋都收拾得一尘不染，他吐唾沫都要吐在左右侍从的衣服上，吐完后，就让他休假一天去洗涤。所以，每当他想吐唾沫的时候，左右侍从都争先恐后地抢上前来让他吐在自己衣服上。刘裕和他关系特别密切，对他特别看重，要求和他家做一桩婚姻，于是谢裕就把女儿嫁给了庐陵王刘义真，于是和刘裕的关系就更接近了。

十二年（416年），谢裕因病去世，被赠号金柴光禄大夫。在谢裕埋葬的那一天，刘裕亲自来到他这里，哭得十分悲痛，而且对其亲属做了许多安排，临走时还泪流满面难以自禁。

王 懿

王懿（？～438年），字仲德，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自称是汉代司徒五允之弟。父亲王苗是苻坚的手下将领，地位很高。

王懿从小就少言语多沉思，做事很有主见，侍奉母亲特别谨

慎，他学通阴阳，精晓音乐。苻氏败落那年，他十七岁。他哥哥王睿起兵战败，于是他全家奔逃分散，王懿带着重伤自己跑在路上。这一天，他来到一块沼泽边，无法通过，便躺在树林中左思右想，觉得又冷又饿，伤口疼痛难忍。就在这时，树林中传来一阵歌声，他爬起来一看，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骑着牛正向这边走来，他穿着一身青布衣边走边唱，看到王懿吃了一惊，问他：“你吃饭没有？”王懿回答：“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难受。”小孩便骑牛返回家里，不一会给他拿来饭食，王懿狼吞虎咽地吃完，道了谢，振作一下精神，准备上路。恰好此时，下起了暴雨，把沼泽淋得到处都是很深的水洼，王懿走来走去，不知怎样才能过去，这时突然有一只白狼来到他跟前，仰天长号，号完就叼着王懿的衣角牵着他向前走，径直下到水里，王懿跟着前行，竟然很快就过了这片沼泽地，不久王懿找到了哥哥王睿。他后又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为翟辽所收留，让他做了自己的将帅。一年以后，他想南归，就偷偷离开翟辽连夜奔逃，翟辽发现了骑马来追，眼见就无路可逃，忽然他看见前面有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引导他，于是他跟着前行了一百多里地，终于逃脱。

王懿投奔同姓的王愉，但王愉待他很冷淡，他又投奔桓玄，但他认为桓玄难以最终成就大志。后宋武帝刘裕让他哥哥王睿袭讨桓玄，事泄被杀，王懿逃跑，后刘裕军攻克建业，以王懿为镇军中兵参军。

武帝刘裕伐广固一带，经商议，以王懿为前驱，每战必胜，大小二十余战都令刘裕满意。卢循来侵犯，大家议论要迁都，王懿正色道：“今日投草莽则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如果真的迁都，我就从此远走不干了。”武帝听了，十分高兴。等到

和卢循大战，王懿功冠诸将。义熙十二年（416年），武帝北伐，进封王懿为征虏将军，督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藩都受王懿的统领。后因功又进封他为太尉谘议参军。

武帝刘裕想要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大家经过讨论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王懿却说：“非常之事是百姓所担心的，现在军队已经作战好几年了，士有归心，所以应该仍以建业（江苏南京市）为王基，迁都应该等到民心安定之时。”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元嘉年间（424年），到彦之北侵，王懿同行。魏弃河南（黄河以南地），宋军都大喜，只有王懿忧心忡忡，大家觉得奇怪，他说：“您们不熟悉北方人的情伪，必然要中计。”果然，在诸军进驻灵昌，正在得意洋洋之时，魏军于委粟津悄悄地在黑夜间渡河（指黄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和虎牢两地于是都相继失守，王懿和檀道济去救滑台，因粮食吃光而退兵，从此又失掉了河南。

九年（432年），又任徐州刺史。他三监徐州，威德著于彭城（今江苏徐州）。那里的塔中都有他做的白狼和童子塑像，用来纪念他先前所遇见的白狼和童子。后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438年）卒，谥号桓侯。他死后，也在庙中设立白狼、童子的祭坛，每次祭奠他时，也一定要同时祭祀它们。

范 晔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境内)人。车骑将军范泰的小儿子。当初,母亲去厕所时生下了他,他的额头被砖碰伤,所以就以砖作为他的小字。他出生后,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养抚,后他被袭封为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年少时很好学,博览经史,善做文章,隶书写得好,对音乐也颇为精通。开始时他是秘书丞,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又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432年)冬天,彭城太妃死,将要埋葬的那天晚上,群僚亲属都聚集于东府。范晔的弟弟范广渊,是司徒祭酒,那天正好值班。范晔和司徒左西属王深就留在范广渊处过夜,夜里酣饮,打开北面的窗子听着挽歌以之为乐。彭城王刘义康大怒,把他降职为宣城太守。他觉得很不得志,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而且写作时也透露了自己对仕途的感慨。在郡几年,又调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范晔的母亲随他哥哥宜都太守范浩在官府,十六年(439年)范晔的母亲去世,哥哥派人告知弟弟母亲病重,范晔听了并未在意,好几天才出发去哥那里探视母亲,临走时,又带上妓妾,被御史中丞刘

损报告给宋文帝，但因文帝爱惜他有才，也没对他问罪。后他又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身高不足七尺，又黑又胖，眉鬓全秃，善弹琵琶，能作曲。文帝一直想要听一听他的琵琶曲，多次暗示他为自己演奏，他假装不明白，终究不肯演奏。有一次，文帝在宴会上饮酒至半酣时对范晔说：“我想唱歌，您可以弹奏。”范晔于是从命，为文帝伴奏，武帝歌唱完了，范晔也停止弹奏。

当初，鲁国孔熙先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胸怀大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被人知，久不得调，心怀不满。他父亲孔默之曾犯下死罪被刘义康救免，等到刘义康被罢黜，孔熙先便想谋反，但他认为范晔意志不定，想要说服他一起谋反，却又没有什么途径。于是，他使用全家的富足财产和范晔赌博，开始便装作不是范晔的对手，故意输给他许多东西，范晔赢到许多财宝，又爱其才艺，于是主动和他结交成好朋友，孔熙先这才开始劝说范晔，但范晔总不同意。范晔因平时举止放荡不检，朝野共知，所以虽然门位显赫，而朝廷终究没有考虑他的婚事，孔熙先于是以此相激，对他说：“您如果以为朝廷待您不薄，怎么不给您考虑婚姻大事，难道是没有门当户对的吗？人家对待您像对待猪狗一般，您却甘心为之出生入死，真是难以叫人理解啊！”范晔听了默然不语，他的意志终于动摇了。当时范晔和沈演之都受文帝赏识，每次召见他俩时，如范晔先到，一定要等沈演之，而如沈演之先到，却常常先单独和他交谈，范晔因此也心有怨恨。范晔从此以后，每次经过刘义康府宅，都会受到热情招待，刘义康反复表达自己的心意，想让他尽释前嫌，重归于好。范晔反意已定，便去探听武帝的口气，他说：“臣历读前史二汉故事，凡制造灾乱的

逆臣，都受到惩罚。而今刘义康却安然无恙，不斩掉他，以后祸乱更是难免啊！”武帝听了并不以为然。孔熙先通晓天文，说：“文帝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认为刘义康即将成为天子。

后丹阳尹徐湛之多方周旋，做好准备，并做了周密布置：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左卫将军，其余的人也都有所分属。孔熙先认为既举大事，应该有刘义康的亲笔意旨，于是让刘义康写了一封给徐湛之的亲笔信，把它宣示给同党众人。后事情泄露，范晔被捕入狱。

范晔被处斩的那天，妻子和母亲都来法场对他痛骂，而妓妾来诀别时，范晔泪流满面。

范晔平时不相信鬼神之论，他在狱中得知此事为徐湛之所告发，所以恨得咬牙切齿，他在刑场上给徐湛之写信声称“到地下去打官司。”又对人说：“天下若有佛鬼，他必定要得到报应。”在收家时，范晔所用乐器珍宝都十分华贵，妓妾所穿也高贵异常。而范晔母亲所住之处却十分简陋，只有两间小房，里面堆满木柴。他的叔父冬天只穿件单衣，侄子连棉被也不曾有。

范晔和其同党最终都被处斩，那年他四十八岁。

沈庆之

沈庆之（386～465年），字弘先，吴兴武康（今江苏境内）人。他以武毅之姿，驱驰戎旅，故得以功成名立，而卒至颠覆，真可谓倚伏难知。

一、素有主见 屡建战功

沈庆之年少便有大志大勇，晋末孙恩作乱，进犯武康，声势浩大，在那时沈庆之还不到二十岁，就跟随乡族与孙军作战，屡战屡胜，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猛，所以他在当地出了名。荒扰之后，人民流离失所，沈庆之耕种田地，辛勤劳作，到了三十岁，他未被征召重用。沈庆之的哥哥沈敞之是赵伦之的征虏参军，监南阳郡，沈庆之有一次去看望沈敞之，遇见了赵伦之，赵伦之很赏识他，就让他做了他儿子赵伯符的宁远中兵参军，他辅助赵伯符打了许多次胜仗，使他的名声日渐盛大。而有几次赵伯符外出作战，沈庆之没有跟随，他便无功而返，由此对沈庆之更加看重。

永初二年（421年），沈庆之被任命为殿中员外将军，和赵伯符跟随到彦之北伐，赵伯符中途患病，只好回家休养，沈庆之则仍留下跟从檀道济继续北上作战。战后檀道济告知宋武帝刘裕，说沈庆之忠谨晓兵，武帝便让他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领军将军刘湛知道了，想引接他，对他说：“卿在省年日已久，此当相论。”沈庆之听了正色道：“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后来被转为正员将军。后来刘湛被收捕，武帝开门召沈庆之，沈庆之穿着出征作战的军装急速来见，武帝见他如此打扮，大吃一惊，问他说：“您怎么穿上这样的军装来见我呀？”沈庆之回答：“半夜叫队主，来不及好好地穿衣服。”武帝听了很满意，派他收捕刘斌，把他处斩。

元嘉十九年（442年），沈庆之帮助朱修之平定雍州少数民族叛乱，大破敌军。以后又随军讨伐雍州叛军，屡战屡胜，威名

远震，沈庆之自小患有头风病，所以作战时经常戴一顶狐皮帽子，当地叛军就称之为“苍头公”，每当看到沈庆之带兵来战，就都害怕地说：“那个苍头公又来啦！”

有一次，沈庆之和其它将帅一起讨伐雍州少数民族的叛乱，敌军在山上安营扎寨，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势和山石弓箭抵挡来军，因此屡攻不下。沈庆之于是召集众将帅到山下，对大家说：“现在如果爬山一起进攻，则必然损失许多士兵和马匹。去年他们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积粮很多，所以我们围困得久了，只能是对我军不利，他们不会因粮食用尽而被活捉。现在我们应该率军离开山脚而到山上驻扎营地，出其不意，他们必定心怀疑惧，我们再趁机袭击，敌军就会不战自败。”于是各路军队都斩山开道，不与敌军作战，只是虚张声势，冲其腹地，分据险要，果然敌队惊惧，纷纷溃逃，他们丢下粮食，沈庆之的军队吃了一个冬季才用完。

又有一次，沈庆之率兵征讨幸诸山的犬羊族叛军，叛军仍是占据险要山地，积木石为垒，层层把守。沈庆之到了山下，便围着山脚接连为营，诸营相通，而且不令各穿池于营内，聚水防火。果然，不久刮起大风，在半夜叛军每人持一把火炬冲下山来烧营地，无数的火炬扔过来，营中军士见火来则放聚水把火淹灭，而同时弓弩手齐出射箭，叛军大乱，纷纷逃散。就这样围困了很长时间，敌军饥乏，渐渐地兵士都来归降。

为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他任太子步兵校尉。这一年，文武想要北讨，沈庆之劝阻他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远的暂且不说，先说檀、到二将。檀道济出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王玄谟等人现在出征料也超不过这两位将帅，六军之盛，也不比

那时强多少。我想王玄谟也恐怕是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吧！”文帝不以为然，他说：“王师再屈，当另有原由。檀道济养寇自资，到彦之中途疾动。其实那些少数民族所依靠的只是战马，我们乘船过河，必能胜敌。”沈庆之坚持此行不妥，而文帝便让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和他争辩。沈庆之说：“治国就像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却和这些白面书生参议决定，事情哪能办成呢？”文帝听了不禁大笑。王玄谟首先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数月不克，魏太武大军向南而来，萧斌派沈庆之救助王玄谟，沈庆之叹息一声说：“少军轻往，必无益也。”他率兵行到半途，正遇王玄谟大败而还，萧斌要将王玄谟处斩，沈庆之坚持谏止，使王玄谟得以免罪。后来文武问沈庆之：“你为什么苦劝萧斌，让他饶恕王玄谟？”沈庆之回答说：“凡是战败逃回的将士，没有不害怕降罪于己的。如果他逃回军中而又被处死，那谁还会回来呢？或投降或逃跑，这样不是在削弱自己的力量么？”文帝听了点头称是。此时王玄谟因前驱败绩，请求以死固守碭碭，思考了一会儿，沈庆之说：“深入敌境，规求所欲，退败如此，何可久住？”正好在这时，诏使到来，文武下令不许退，诸位将领也都认为应该留下固守，萧斌又问沈庆之怎么办，沈庆之说：“统兵在外，将帅应自有主见，诏令远来，它到战场时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您手下现有范增之才而不能听他的意见，和那些人空发议论有什么用途呢？”萧斌和坐着的人都笑着对他说：“沈公乃更学问。”沈庆之厉声说：“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于是他骑马回朝。后来文武对他说：“您在我左右时间很长，所以更能解我意，碭碭本应放弃，您虽然违反诏令，但意见明智，我是不会怪您的。”

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刘骏出次五州，他声势浩盛，总统群帅，沈庆之赶来听授军命，孝武帝刘骏派沈庆之带各队军马，决定军事，沈庆之对心腹说：“萧斌妇人之见不足与谋，其余将帅都是容易领导的。现在辅顺讨逆，不用担心不成功了。”当时元凶弑逆，秘密地给沈庆之写了一封信，让他杀掉刘骏。沈庆之求见刘骏，刘骏装病不敢接见他。沈庆之只好冲进去径直到他面前，把元凶的信呈给他看，而刘骏吓得泪流满面浑身发抖，乞求沈庆之准许他到屋内和母亲诀别。沈庆之见此情形感慨道：“下官受先帝恩厚，常思报德，今天我只是想给您看这封手书，殿下怎么对此事怀疑这样的深呢？”刘骏听了，急忙站起身来拜了两拜，说：“家国之安危，全在于将军。”沈庆之于是着手将内外诸事料理安排妥当。

府中主簿颜峻听说沈庆之到来，急忙奔入见帝，说：“现在四方未知义师之举，而刘劭据有天府，首尾不相应赴，此危道也。应等到诸镇相互依存之势形成，然后举事。”沈庆之厉声呵斥道：“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都参预，这是祸将临头了，应该杀了你用以警戒这众。”孝武帝刘骏说颜峻怎么不拜谢？”颜峻起身拜了两拜。沈庆之说：“你只要做好你的文书工作就足够啦！”于是给了他严厉的处罚，就这样十来天的时间，内外都严整分明，人们都称其才干，百姓也都安心生活。后来刘骏称帝后，任沈庆之为领军将军，加封都督。

二、再度出山 人老志坚

孝建元年（454年），鲁爽造反，沈庆之和薛安都等去平定，大败鲁军，薛安都临阵斩鲁爽，全军凯旋而还，沈庆之进号为镇

北大将军。这时沈庆之已年满七十，他请求辞去职务，帝不许，他坚持乞还，以至老泪纵横，帝不得以，就让他做侍中、左当祿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他仍不肯接受，帝坚持不许。呈上疏文达几十篇，而且又当面对孝武帝说：“张良是名贤，汉高祖还准许他退职，我还有什么用处，必须留在朝中。”说罢泣不成声，帝百般无奈，只好批准，每日给钱十万，米百斛，卫史五十人。

孝建三年（456年），司空竟陵王刘诞起兵造反，帝又召沈庆之率军去征讨，沈庆之辞退不掉，只好从命。刘诞听说沈庆之来，便派遣他的一个门客沈庆之的同族沈道愍去劝说沈庆之，并赠一把玉环刀做为见面礼，沈庆之热情地招待沈道愍，与之畅饮，但当沈道愍劝其勿战，他马上变有脸色，义正严辞地列数刘诞的罪行，让他回去报告刘诞要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沈庆之带合作来到城下叫战，刘诞登上城楼和他说：“沈君您已是白首之年了，何必又来作战沙场呢？”沈庆之回答道：“朝廷觉得你这个人痴狂愚钝，不足以劳动少壮将士，所以就派我这么个白发老人来对付您啦！”沈庆之担心刘诞会向北逃跑，所以决定断其逃跑路线，把军营移到城外十八里处，然后又进攻刘诞，刘诞果然出逃，被阻挡，只好又退还。但当时连日下大雨，攻城不能取胜，帝于是以免官相激，刘诞屡送书信劝说沈庆之，沈庆之毫不动心；刘诞给沈庆之军队奉送粮食，沈庆之拒不收；刘诞又到城上请他为自己送一封信给孝武帝，他仍不答应，正色对他说：“我奉命讨贼，不能替你送表。您如果真的想自首朝廷，就应该打开城门派出使者，我会为您护送函表的。”就这样，又攻了几次城，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帝提醒他说：“您是统帅，应该分配手下兵力作战斗先锋，何必自己抢前。一旦有了伤，损失

不就大了吗？”从四月一直到七月，沈庆之坚持攻城，终于成功，得以屠城斩刘诞。战后又任他为司空，他坚持辞谢不受。第二年，沈庆之又奉命讨伐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叛军，经过一年，全都平定，俘虏战俘达数万。

三、躬事园田 直谏被杀

沈庆之居住在清明门外，有四所院宅，屋室都异常华丽。他还在娄湖有一处园舍，有一天夜里，他带着子孙迁往娄湖居住，后又把里外亲属也迁往那里，在那里广开田园之业，常常指着地对人说：“钱都在这里面。”他身为国朝要人，家里一直富贵，产业累万金，奴僮数以千计，朝廷又赐赏的粮食有万斛，钱积千万。妓妾达数十人，都姿容美丽善于歌舞技艺。沈庆之整日悠然无事，尽情享乐，不是朝贺从不出门。常常在出游时幸之所至，和随从打猎取乐，这时他便精神更振，据鞍凌万，英姿和少壮之时没有什么分别。有一次，太子妃向孝武帝进献金缕匕箸及杆杓，孝武帝第二天便赏赐给沈庆之，对他说：“您辛勤一生，功劳过人，觞酌之赐，应以大夫为先。”有一次，孝武帝宴请众臣，欢饮畅谈，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会写，眼不识书，在帝和群臣的一再催促下，他只好说：“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就让我口授，请颜师伯代写吧。”帝很高兴，就让颜师伯执笔，沈庆之口授给他说：“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帝听了更加高兴，在座的众人也都称赞其辞意之美。

孝武帝晏驾，沈庆之等都受顾命，遗诏说如有大军旅及征讨，都要由沈庆之来统领。前废帝即位，加沈庆之几杖，给三望

车一辆。沈庆之每次朝贺，都乘坐猪鼻无帟车，左右随从不过三五人。平时骑马在田园时，只带一个随从看马而已，每当农事繁忙时节，遇见他的人都会不知道他是位居三公的人物。等到给他加三望车，他对人说：“我常常在田园里散步，有人时算上马匹才三个，没有人时则我和马加起来才两个。现在坐这辆车子，我到哪里去呢？”赐给他几杖的，他推辞不受。

前废帝刘子业狂悖无道，众人都劝说沈庆之废掉他，再立他人，柳之景等人连谋即将举事，也告知了沈庆之，但沈庆之和江夏王刘义恭一向关系不怎么好，就告发了此事，柳元景、刘义恭等人被诛杀，帝以沈庆之为侍中、太尉，封次子中书郎文季建安县侯，食邑千户。少子文耀，十几岁年纪，善于骑马射箭，废帝很喜欢他，也封为永阳县侯，食邑千户。废帝凶暴无道日渐厉害，沈庆之仍然尽言谏争，帝表现出很不高兴的神情。等到诛杀何迈时，帝担心沈庆之不同意，一定会来进谏，于是下令关闭清溪诸桥不让他过来。沈庆之知道此事，果然赶来，但无法通过只好作罢回家。前废帝于是派沈庆之从子沈攸之送药给沈庆之赐死，那年他八十岁。这一年的年初，沈庆之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人拿着两匹绢送给他，对他说：“此绢足度。”第二天醒来后，他长叹一声对家人说：“我今年难免一死了。两匹即八十尺，足度，也就是没有盈余了。”沈庆之死后，赏赐十分丰厚，追赠为侍中，太尉照常给鸾辂轭车，前后羽葆，鼓吹，谥号为忠武公。没等到埋葬他，前废帝就失位，明帝刘彧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号襄公。泰始七年（471年）改封苍梧郡公。沈庆之的群从姻戚，由于他在朝中的位高功大而被重用委以贵职的多达几十人。

沈庆之素以忠诚勤俭为人所称。当初他受赐几杖和三望车

后，众人羡慕不已，而他并未以此自耀。有一天，柳元景、颜师伯去拜访沈庆之，正好他在田园里耕作，柳颜二人鸣笳列卒满道，而沈只与一位随从并行，见了柳、颜二人的阵势，悄然变了脸色，对他俩说：“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我和你们都出身贫贱，因运气昌达，所以荣贵至此，应该共同思量居安思危之事。我今已八十岁整，眼见成败者已经很多，您们炫耀这些车服，想要干什么呢？”于是低头插杖而耘，不再回头看他俩一眼。柳颜二人听了十分惭愧，赶紧让众侍从回去，自己也脱下华服和他一起干活，沈庆之这才和他俩有说有笑，尽情畅谈。

沈庆之以前并不被乡里人所看重，等到他富贵发达之后，以前看不起他的那些人都跪下爬着来见他。沈庆之见此情景感慨道：“我还是以前的沈庆之啊！”当时有几十人以劫掠为生的强盗，为当地人民所痛恨。沈庆之便假称摆宴大会，把他们召集到来，全部杀掉，从此民心安定，全境喜悦，都称赞沈庆之的英明果断。

沈攸之

沈攸之（？～478年），字促达，吴兴武康（今江苏境内）人，为司空沈庆之从父兄子。父沈叔仁，为衡阳王刘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

沈攸之少年时期就成了孤儿，家境贫寒，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军南侵，朝廷在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征发民众，沈攸之也被征入伍，到了京都，沈庆之求见领军将军刘遵考，请求让他做白丁队主，刘遵考嫌他长相不够英武，说：“您形貌丑陋，

不能让你作队主。”沈攸之低头退出，叹息道：“当年孟尝君身高只有六尺也照样做了齐国丞相，现今求士一定要形体肥大才行吗？”于是跟随沈庆之征讨。过了两年，他才做了队主，在后来的新亭（今南京市南）之战中，作战勇猛，身受重伤，事后被任命为太尉行参军，封为平洛县五等侯。他跟随沈庆之出征广陵，屡建战功，在战场上被箭射破骨头，孝武帝刘骏因为他善战而对他大加赏赐，被沈庆之阻挡，沈攸之由此怀恨在心，后为龙骧将军。

前废帝即位后，沈庆之受宠，诛戮群公，他都曾受命参预。明帝即位后，以例削封，不久他便因告发宗越、谭金等谋反而被复召。这时正值四方反叛，沈攸之为宁朔将军、寻阳太守，被派遣据守虎槛以抵拒敌军。当时王玄谟为全军的统帅，还未出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陆续到来，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沈攸之便对军吏说：“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会导致军心惊慌。”于是就一军取号，大家都认之为准而从之。殷孝祖为前锋都督，而大失军心，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很得军心。不久，殷孝祖中流箭死去，军主范潜又率五百人投敌，全军惊骇，都推举沈攸之代替殷孝祖为都督，而此时江方兴和刘灵遗两位将军派遣来攻赭圻，面对这种情形沈攸之考虑到殷孝祖一死，敌军必有趁机进攻的打算，明天如不再次发动进攻，则等于向敌人表明自军的软弱。而江方兴和自己名位不相上下，必然不会甘心做自己的部下，如军内领袖有了分歧，一定会导致失败。于是就率众军主拜见方兴。推举他代前锋都督，江方兴大喜。沈攸之出来后，众军主都抱怨他，他说：“你们忘了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了吗？我应该以救国为根本，哪能计较个

人的升降呢？”第二天与敌军作战，从早晨一直到中午，终于打败敌军于赭圻城外。后沈攸之便进号辅国将军，代替殷孝祖负责前锋诸军军事。这时，赭圻的对方军队粮食吃光，便求援于彼军大帅驻军于浓湖的刘胡，接到求救消息，刘胡便把米装在布袋里，然后把盛满米的布袋牢牢捆绑在船舱中，再把船掀翻，让船顺风流下，把米载到赭圻。沈攸之见了翻船后，产生怀疑，便令人把船翻过来查看，于是得到了许多粮食。沈攸之有个从子沈怀宝，是对方军队的将帅，也驻守在赭圻城中，他派亲人送秘信给沈攸之，劝他投降，沈攸之便斩了送信的人，把信上交给明帝，赭圻守军因粮食用光而最终战败，沈攸之因攻克赭圻有功而被任命军冠军将军，不久又被封为贞阳县公。这时刘遵考为光禄大夫，沈攸之便在明帝旁边问刘遵考：“形貌丑陋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刘遵考无言以对。明帝问是怎么回事，沈攸之便告诉他请求担任队主的事，明帝听了禁不住大笑。

不久，沈攸之升迁为郢州刺史，他为政刻暴，有时还鞭打士大夫，谁不服从自己的意愿，便当面辱骂。他晓达吏事，自强不息，士庶都惧怕，没人敢欺负他。他又以凶猛闻名，听说山上有猛兽，便自己去围捕，每次去都有收获，从不空手而归，有时一天能捕杀两三只。如果临近傍晚还未擒到猛兽，就留在山上围守一夜。他赋敛沉重，征发无度，大量地制造兵器和战船，这时他已心怀异志。明帝死后，他更是显出不臣之心，聚敛兵力，养马二千余匹，屯积粮食器械钱帛，又造战舰数百千艘，沉在溪水之中。他对朝廷制度无所遵奉，富贵不亚于王公，夜晚所有厢房走廊灯火通明，通宵不灭，后房蓄养的妓妾都穿得珠光宝气，达数百人，都是当时绝色美女。

秦豫四年（475年），沈攸之到荆州任刺史，当时的台直阁高道庆写一封信给他，让他安排他的亲戚到他的府中做事，他介绍来的亲戚多达十余人，而沈攸之只留用其中的三个，高道庆大怒，亲自骑马到州里撕毁他的任用文告扬长而去。有一次，两人赴宴遇到一块，便争吵起来，直至上马交战，高道庆一枪刺中沈攸之的马鞍，沈攸之大怒，抢过他的长枪便反刺高道庆，高道庆拍马逃跑。高道庆回后就都后报告朝廷说沈攸之造反，请求带三千人攻打，但是废帝认为他谋反也不会成功，所以没有发兵讨伐沈攸之。而杨运长等一直对沈攸之怀有疑惧，于是便和高道庆暗中派遣一刺客，拿着假作的废帝诏令，赐给沈攸之州府佐吏金饼，指使他们进献沈攸之的脑袋。这时，城北几里的地方来了三头大象，沈攸之亲自去格杀，在他行到一处山脚时，突然飞来一支暗箭射中他的马肚子，他急忙追寻射箭人，终于逮住，于是真相大白。

废帝死后，顺帝刘准即位，加封沈攸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便发兵反叛，他一直蓄养兵士、马匹，这时已有战士十万人，战马三千匹，他在江陵即将起兵时，去找僧人卜占，得到的回答是：“不到都城，从郢州回。”他听了很不高兴，等到出发的那天早上，果然大雾茫茫，被柳世隆一败再败。沈攸之只得逃往栎林和第三子沈文和自杀身亡，村人斩下他的头送到京都，那一年是升明二年（478年），他死后，有人剖开他的肚子取出心来看，那上面有五个窍。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财埋葬了他。

沈攸之晚年喜欢读书，手中从不放下书本，《史记》、《汉书》他都仔细读完，能记住里面的许多史事。他常常叹息说：

“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在攻郢城时，有一天夜里刮起大风，米船沉汉水里，仓曹参军崔灵凤的女儿从小就嫁给了柳世隆的儿子，沈攸之正色道：“当今军粮要急，而您却不放在心上，是因为将和城里的柳世隆结成姻亲么？”崔灵凤答道：“乐广有言，下官岂以五男易一女。”沈攸之听了很高兴，顿时忧虑消释。

当初，沈攸之召集才力之士，随郡有个人叫双泰真，很有才干，而且勇猛过人，沈攸之召他他不肯来。后来双泰真到江陵做生意，有人把这件事告知沈攸之，沈攸之赶紧把他留下，让他补队副，给他优厚的待遇。但双泰真仍不肯留下，过了不几天便逃跑了，沈攸之派二十人披带铠甲追讨他，双泰真杀掉好几个追兵，其余的人都不敢近前。双泰真打算回家带上母亲逃走，但由于追迫紧急，他便孤身一人逃到蛮地。追捕他的人抓不到他，便把他的母亲带走。双泰真听到消息后，立即回来自首，沈攸之没有问罪，对众人说：“这是个孝子。”赐给他一万钱，转补队主，他常常这样矫情收人心。

沈攸之在原来还是贫贱之人时，有一次和吴郡的孙超之、全景文共同乘坐一只小船出京都，在他们一起来到岸边将要上船时，有一人拦住他们给他们相面，端详了一番后，对三人说：“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沈攸之笑着说：“哪能三人都有此相呢？”相者说：“骨法如此，如有差错，便是相书写错了。”后来果然此语应验，沈攸之内郢州、荆州两州的刺史，孙超之为广州刺史，全景文则为南豫州刺史。

沈攸之在郢州的时候，州从事常常鞭打府录事，沈攸之知道后，便免了从事的官职，而又令人鞭打录事五十下。见众人奇怪，他说：“州官鞭打府官，确实不成体统，但这也是由于小人凌侮

士大夫的原故。”仓曹参军事边荣被府隶事侮辱，沈攸之亲自替他鞭杀录事。沈攸之从江陵南下时，以边荣为留府司马，让他守城。张敬儿即将到来，有人劝说他去投降张敬儿，边荣说：“我蒙受沈公厚恩，他委我重任，我哪能一见有危险便背叛他呢？”城被攻破后，张敬儿问他：“边公怎么不早来呢？”边荣说：“沈公留我守城，我怎能为求活命就弃让此城呢？我本来就不是苟且偷生的人，要杀要留现在由你决定，还问这些干什么呢？”张敬儿说：“想要去死有什么困难的呢？”下令推出斩首，边荣欢笑而去，面不改色。程邕之一直跟随边荣，这时抱住边荣哭道：“我和边公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忍心看到您先死，请你先杀了我吧！”士兵无法斩边荣，便回报张敬儿，张敬儿说：“求死太容易了，哪能不答应他呢？”于是下令先杀了程邕之，然后再杀边荣。三军见此情形都落下眼泪，互相议论说：“哪能一日杀二义士呢！”把二人比作臧洪和陈容。

当初废帝死去的时候，沈攸之便要起兵，他问知星人葛珂之是否可行，葛珂之说：“自古凡是起兵，都要等太白星。太白见则成，伏则败。今太白正值伏时，所以出兵必不利。”沈攸之于是作罢未反。等到后来他起兵之时，葛珂之又对他说：“今岁星守南斗，其国不可伐。”沈攸之没有听从，果然兵败身亡。

薛安都

薛安都，河东汾阴（今山西境内）人。世为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亲薛广为宗豪

薛安都年少时即以勇敢而出名，他身高七尺八寸，善于骑马射箭，原为魏将，元嘉二十一年（450年）投奔宋军，多次与柳元景等出征作战，屡立大功，被封为南乡县男。

薛安都的从弟薛道生也因立下军功而被任命大司马参军，有一次他犯了罪过，被秣陵令庾淑之鞭打一顿。薛安都知道后大怒，当天就骑马带随从几十人，各带兵器，去杀庾淑之，走在途中恰好遇见柳元景，柳元景见此情景便问：“薛公到哪里去？”薛安都拍马急驰来到柳元景乘坐的车后，说：“小子庾淑之鞭打我的从弟，我去杀了他。”柳元景听了觉得这样做不妥，便停下车子对他说：“那也不必如此紧急，到那里用不了多少时间。”于是薛安都便放慢速度与他同行，柳元景又让他下马入车和自己坐在一起，这才劝他说：“您的从弟犯了罪，理应受罚，您身为朝廷功臣，怎能如此放肆，动不动到都邑去杀人。不但这是违反科律的行为，而且主上也没有理由为您开脱呀。”于是，车载着他和自己一起回去，薛安都这才作罢。

孝建元年（454年），薛安都任左军将军。鲁爽反叛，薛安都和沈庆之奉命去讨伐，薛安都一见到鲁爽，便二话不讲，拍马直前，大叫着去刺杀，鲁爽应声倒下，左右范双斩下鲁爽的头。鲁爽一生以威猛闻名，都称他为万人敌，而薛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还，人们都说当年关羽斩颜良也不过如此，于是声名益振，进爵为侯。紧接着，薛安都又和王玄谟一起去攻打南郡王刘义宣和臧质，他骑马驰到对方军队的右侧横击，于是敌军大败。

明帝即位（465年）后，薛安都谋反，派人通知在都从子薛索儿离都，薛安都和同谋柳光世携带家眷向北逃跑，明帝派人追杀，把薛索儿捕回斩首。

当时武卫将军王广之擒捉了傅灵越，把他交给领军刘勉，刘勉亲自慰劳他，问他为什么叛逆，傅灵越厉声回答：“发州唱义，岂独在我？”刘勉又问：“卿何不早归天阙，乃逃命草间？”傅灵越说：“薛公举兵，威震天下，但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刘勉赞赏他的义气，把他送还建邺朝廷，明帝想要赦免他，但傅灵越无意归顺，对答如前，终不回心，于是只好杀了他。

这时，谋反之人都已被杀，柳光世也率兵归降，薛安都也请人奏明明帝想要归降，明帝认为四方已平，想示威于众，于是派张永、沈攸之带重兵迎接薛安都，薛安都见此情景，害怕归降之后得不到赦免，于是就投奔了魏军。

宗 越

宗越（408～465年），南阳叶（今河南南阳）人。宗越出身寒微，并不为人所知。后来他的父亲被杀，他便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仇人，太守夏侯穆赏识他的勇力，便让他做了队主，此后，常常派他讨伐寇盗，每次都大胜而还。宗越家中十分贫困，没钱买马，每次都是提刀步行，单身挺战，众莫能当，每次大捷，都得到赏钱五千，因此这才能买回一匹战马。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跟随柳元景侵魏，立下战功，被任为后军参军督护，随王刘诞跟他开玩笑说：“你是何人，遂得我府四字。”宗越答道：“佛狸未死，不忧不得谏议参军。”刘诞听了哈哈大笑。

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谋反，宗越跟随沈庆之去讨伐，等到攻城胜利后，孝武帝下令杀掉城内所有男丁。宗越奉命屠杀，亲自动手，他先毒打捶搥，用鞭子抽打人的脸，还欣欣然若有所得，就这样他杀死了数千人。

景和元年（465年），宗越进爵为侯，召为游击将军、直阁、前废帝刘子业凶暴无道，而宗越、谭金、童太一等都为之用命，诛戮群公及何迈等，莫不尽心竭力，所以废帝凭其爪牙，无所忌惮。废帝赏赐宗越等人美女金帛，充满其家，宗越等武力之人粗蛮强暴，见识短浅，感一时意气，都一心一意效命于帝。这一年废帝南巡，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宗越等出外住宿，明帝因此得以定乱。第二天早晨，宗越等一起入朝，明帝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优厚的赏赐，官职照常担任。

宗越等人既为废帝尽忠，考虑明帝一定不会信任他们，虽然明帝待他们不薄，但都心怀疑惧，明帝当然也不想让他们留在朝中，便从容地对他们说：“您们遭离暴朝，勤劳日久，兵马大郡，随你们选择。”宗越等本来心里不安，听到这个旨令，相顾失色。于是他们暗中谋划反叛，并告知沈攸之，沈攸之向明帝告发了此事，于是当天就把他们收捕入狱处死。

宗越善立营阵，他常常领兵数万，自己骑马前行，使军人跟随在后，他的马一停步，后面的营即集合，从未有过半点差错。等到沈攸之代替殷孝祖做南讨前锋时，见军心因殷孝祖刚刚死去而惊慌不定，便叹息道：“宗越死的可惜，他也有超过别人的领兵之道啊！”

宗越性情严酷，好行刑诛，当时王玄谟也对部下十分苛刻，于是将士们都说：“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

越更杀我。”由此可见其心之狠。

柳元景

柳元景（406～465年），字孝仁，河东解（今山西境内）人。祖父柳恬，为西河太守，父亲柳凭，冯翊太守。

柳元景少年时期便善于骑马射箭，多次跟随父亲讨伐北地少数民族，以勇猛而为人所知。他沉默寡言，很少跟少年子弟谈笑嬉戏，很少和家人谈论琐事，总是一副沉稳果断的神情。荆州刺史谢晦闻知柳元景很不一般，便邀请他到自己军队里做事，但柳元景还未来得及去，谢晦就失败了。雍州刺史刘道产爱惜柳元景的才干，但因柳元景父亲刚刚去世，他正在守丧，所以也未能把他召到自己门下。恰好这时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召他，刘道产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惋惜，他恋恋不舍地跟柳元景道别，对他说：“我想召用你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贵王征召你，我也就不能再挽留你，我感到特别遗憾。”柳元景服丧期满后，便应召到刘义恭部下，任中军将军，又做殿中将军，又升迁为司徒太尉城局参军，宋文帝刘义隆见了他也十分称许。

在此之前，刘道产在雍州实行惠化政策，所以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顺他，在本地建立村落，户口殷盛。刘道产死后，这些新来的人口便横行无道，打劫偷盗，无所不为。刘义恭便派柳元景做将帅，任他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去平定蛮众。柳元景到郡后，蛮军便断了驿道，想要攻郡。郡内粮食很少，武器也不够用，柳元景于是在郡内临时又召集了壮丁六七百人，分出五百人

驻扎在驿道。有人进言说：“蛮军将来逼城，不应该分散兵力。”柳元景说：“蛮军听说郡里派重兵把守在外，哪能想到城内的兵力就少呢？而且里外合攻，不也是好计策吗？”等到蛮军来到后，便命令守在驿道的人做为后备力量，让他们悄悄地绕到来军的后面，并告诉说：“看到举火信号就立即进攻。”待守城的兵士也准备停当后，便举火为号前后一起发动攻击，蛮军惊慌失措，争相退逃，落入水中而死的达千余人，斩杀俘虏了数百人，从此之后，郡境安然，再也没有蛮众来打家劫舍。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朝廷大举北侵，使诸镇出军，加封柳元景为建威将军，总领军帅，柳元景布置周密，指挥有方，各位将帅勇猛作战，取得胜利，回朝时威名更甚于前，任宁朔将军。

后孝武帝刘骏讨伐元凶，任柳元景为谘议参军，派万人给他做先锋，宗慆、薛安都等十三军都听他的指挥。当时义军船只很少，担心水战不会取胜，便到了芜湖（今安徽芜湖），柳元景大喜，日夜兼程，听说石头城打算大举开出战舰，就在江宁附近带领军队步行，在板桥做栅栏用来自固。又进据阴山，安排妥当后，派薛安都带骑兵到南岸，柳元景赶到新亭（今南京市南），依山建筑营垒，东西据险。他在军中下令说：“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你们只要各自衔枚勇战，一切都听从我营鼓音。”柳元景于是一旁观战，发现敌军已有力乏气竭之势，便下令大擂战鼓向前冲杀，于是敌军大败。孝武帝到新亭即位，以柳元景为领左卫将军。

后孝武帝晏驾，柳元景受遗诏辅佐幼主，任尚书令，丹阳尹，骠骑大将军，巴东郡公。

柳元景少时贫苦，有一次他离家外出，在他准备返回家时，天正傍晚，寒风凛冽，他顿时产生一种羁旅之叹。这时，岸边有一老翁自称会看相算命，对柳元景说：“您将来必大富贵，当位至三公。”柳元景听了以为是和自己开玩笑，便叹口气说：“人活一辈子只要不挨饿受冻就很幸运了，哪还敢想大富大贵？”老翁说：“以后你发达时当想起我。”现在柳元景被封为巴东郡公，便想找到那位算命老人，但无从找到。

柳元景本来是以将帅起家，等到让他当朝料理事物，虽不是他所擅长的，但他也显出宽弘高雅之美德。当时凡在朝廷中的功勋要臣大多都经营一项产业，而唯独他什么也不经营。他家里有几十亩菜园，守园人便将吃不了的蔬菜提出去卖掉，得了三万钱，送到他宅里。柳元景弄明白怎么回事后生气地说：“我这块园子种菜，是供家里吃的，你还卖了挣钱，这不是在百姓身上赚钱吗？”于是不肯收下，最终把这些钱送给了守园人。

孝武帝刘骏狂暴无常，柳元景虽然受到显赫待遇，但仍时刻提心吊胆担忧大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及诸大臣都心情疑惧，从不敢私自往来，以免产生事端。孝武帝死后，柳元景等都松了一口气，相互私下里说：“现在才算免于横死之祸啦！”于是柳元景和诸重臣才敢相互往来，常常一起饮酒娱乐，夜以继日。前废帝即位之初，抚慰众臣，表现温和，朝内渐发乱事，他杀了戴法兴后便不再敛气吞声，凶相渐露，柳元景等人又害怕起来，整日忐忑不安，颜师伯等人谋划要废帝立刘义恭，但最终犹豫不决。前废帝得知此事后，亲自率领宿卫兵出宫征讨，下发诏令召见柳元景。左右奔告他兵刃非常，他自知难以逃免，便穿好朝服乘车出门应召。迎面遇见弟弟车骑司马柳叔仁穿着戎

装，带领左右壮士数十人来找他，告知他不可应召，让他拒从诏令。柳元景苦苦劝说柳叔仁不要作乱，自己早有主张。等他走出里巷，大军来到，柳元景便下车受戮，毫无惧色，神情从容。

柳世隆

柳世隆（？～491年），字彦绪，是柳元景弟之子。父亲柳叔宗为建威参军事，早卒。

柳世隆幼年时便成了孤儿，挺然自立，与众不同，虽为门势子弟，而独修布衣之业。等到长大之后，喜欢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柳元景非常爱惜他，对他的赏识胜过其他诸子，于是向孝武帝引见，孝武帝召见柳世隆后对柳元景称赞道：“此儿将来又是三公一人。”于是任他为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又以他为武威将军、上庸太守，孝武帝又对柳元景说：“卿昔以武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乏公也。”

柳元景被前废帝所杀时，因柳世隆当时正在远地，所以得免。

泰召（465年）初年，四方反叛，宋明帝刘彧发兵平定，柳世隆也起兵响应明帝，被孔道存战败，他的军队四处逃散隐藏，孔道存四处追杀，重赏征求柳世隆的人头。柳世隆便杀了一个和

自己相貌极为相似的一个士兵，派人送给孔道存。这时柳世隆的母亲郭氏及妻子阎氏都已被捕入狱，孔道存把送来的人头提给她俩看，郭氏见了停止了悲痛稍微平静一些，而阎氏则痛哭号叫不止，她悄悄地对郭氏说：“现在见了人头不悲恸，会被察觉，只有悲痛欲绝才能掩饰过去，使世隆免于一死。”于是郭氏也大哭起来，因此柳世隆得以逃命。后来他做了晋熙王安西司马，加宁朔将军。这时萧贲（后来的刘武帝）为长史，和柳世隆相遇甚欢，这时朝廷疑惧沈攸之，对他倍加防范，府州器械，都有贮蓄。萧贲将要到京都，刘怀珍对萧道成说：“夏口是军事要地，应该有人驻守。”萧道成便写信给萧贲说：“你入朝，当有一个文武兼备之人，委托给他，柳世隆就是合适的人选。”萧贲于是让柳世隆代替自己。

升明元年（477年）冬，沈攸之反叛，柳世隆驻兵郢城（今湖北应城），故意向他挑战。沈攸之本嫌郢城弱小，不值一攻，将要离开，见柳世隆如此自负，大怒，昼夜攻城，这时萧贲派兵做为外应，使得沈攸之攻城失败，众军纷纷叛逃，沈攸之更怒，一人叛逃，派十人追杀，而派出去的人也不返回，刘攘兵射箭发信请求纳降，沈攸之便捕其家眷全部杀掉，于是全军大乱，纷纷逃散。沈攸之死后，他被封为贞阳县侯。

齐高帝萧道成在登基称帝后，任柳世隆为南豫州刺史，加封都督，进爵为公。

建元二年（480年），封他为右仆射，他没有接受。柳世隆性爱涉猎，上疏高帝借秘阁里的书看，高帝给了他二千卷。建元三年，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明元年（483年），齐武帝即位，加封散骑常侍。

柳世隆善于占卜，他收藏的龟甲，价值达一万。永明初，柳世隆占卜一卦，对家人说：“永明九年（491年）我亡，亡后三年丘山崩（意指皇帝死），齐也就从此走向衰败了。”于是他让众人退出，命典签李党拿来笔和高齿的木屐，在帘箔旌上题道：“永明十一年。”既而流着泪对李党说：“这个时候的事您还能见到，我不能啦。”

柳世隆性情清廉，只喜欢尽情地读书谘史，张绪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便问道：“看您的做法，是想留给子孙一个清名吗？”柳世隆回答：“一身之外，还有何求。子孙如果不才，将争相为朝府做事；如果有才，不如一生读书。”柳世隆年轻时立下功名，晚年专门以谈议为业。他善于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他常常自己说：“马槊第一，清淡第二，弹琴第三。”他在朝不理政事，只是垂帘弹琴，风韵清远，很受当时人们的称许。后来他因病退位，被拜为左光禄大夫、侍中。

永明九年，柳世隆果然病逝，帝下诏给东园秘器，赠司空，班刺二十人，谥曰忠武。